

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
「八何詞（kāpadeśa）」、
「八若詞（yāpadeśa）」研究

釋惠敏

A Study on the Instruction by Interrogative
Pronouns (kāpadeśa) and by Relative
Pronouns (yāpadeśa) in the Sanskrit
Text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Huimin Bhikshu

臺大佛學研究 第二十九期 頁 1-64 二〇一五年六月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

Taiw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Volume 29, P. 1-64, June 2015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 「八何詞（*kāpadeśa*）」、 「八若詞（*yāpadeśa*）」研究*

釋惠敏**

摘要

梵文佛典 *Mahāyāna-Sūtrālāmkāra*（簡稱 MSA，唐朝漢譯為《大乘莊嚴經論》）是闡揚佛教唯識與菩薩道哲學的文獻。其第 17 品（*pūjāsevāpramāṇa* 供養、師事、梵住）的「八何詞（*kāpadeśa*）」、「八若詞（*yāpadeśa*）」是一個重要的研究題目，這可能是瑜伽行派、特別是無著（*Asaṅga*）論師的注釋形式的特色之一。因為，在 MSA 的第 1 品「序言」第 1 偶、第 16 品「波羅蜜」之第 52-56 偶，以及玄奘所漢譯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4 論議品〉、《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4 論品〉也都有如此注釋形式。

但是，日本學界對 MSA 第 17 品 1-5 偶「明供養〔諸佛〕分別」與第 9-14ab「明師事〔善友〕分別」是否屬於「八若詞」的問答抉擇形式的議題有異論。

因此，本論文以此為主題論述與梵語學與佛學之相關的問題，並且提出：(1) 可將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八何詞」、「八若詞」的現代中譯詞為「八種疑問代詞議決法」（或簡稱：

2015.1.6 收稿，2015.6.6 通過刊登。

* 本論文曾發表於 2014 年 10 月 17-19 日第三屆梵學與佛學研討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梵文研究中心主辦）。投稿後，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讓拙文減少筆誤或瑕疵。

** 作者係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教授。

八疑問詞論法）、「八種關係代詞議決法」（或簡稱：八關係詞論法）；(2) 其疑問代詞或關係代詞七格之「形式順序」可以不定，實質的七格之「意義順序」確定即可；(3) 其中，第八「種類議決法」與源自《阿含》、《尼柯耶》之五蘊的十一種觀察法與定義有關。(4) 學術界有認為「文法七格 =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 的前七義」與「如所有性」(yathāvad-bhāvikatā) 關係之主張，有待商榷。

關鍵字：《大乘莊嚴經論》、《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八何詞 (kāpadeśa)、八若詞 (yāpadeśa)、關係代詞

一、前言

法國學者 S. Lévi 於 1898 年 1 月到尼泊爾尋找梵文寫本，不久發現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簡稱 MSA，唐朝漢譯《大乘莊嚴經論》，簡稱《莊嚴經論》）的梵文寫本，1907 年以 *Asaṅga,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selon le Système Yogācāra, Tome I* (Paris) 的書名出版梵文校訂本。¹ Lévi 又在 1911 年出版法譯本，包含對之前出版的梵本訂正，從此開啟了梵本 MSA 研究之新契機。²

此古典梵文佛教唯識哲學兼文學文獻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於唐朝貞觀 4 年至 6 年（630-632）間，波羅頗迦羅蜜多羅（*Prabhākaramitra*, 565-633，簡稱「波頗」）漢譯為《大乘莊嚴經論》（T31, no. 1604），但是不易解讀，有依據梵本重新翻譯的需要，但是仍然有一些難解或異解之處。例如：目前學術界對 MSA 第 17 品「供養」（*pūjā*）與「師事」（*sevā*）、第 16 品「波羅蜜」之第 52-56 偃、第 1 品「緣起」第 1 偃等，與「八何詞（kāpadeśa）」、「八若詞（yāpadeśa）」有關的議題，因為可能是瑜伽行派、特別是無著（*Asaṅga*）論師的注釋形式的特色之一。因此，本論文以此為主題，依次論述與梵語學與佛學之相關的問題。

二、梵本《莊嚴經論》第 17（供養、師事、梵住） 品文獻簡介

針對討論八何詞、八若詞的主題，本文只先中譯 MSA 第 17

¹ Lévi, Sylvain (1907) AVANT-PROPOS p. I.

² 請參考：釋惠敏（2012），〈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簡史與未來展望〉。

品「明供養分別」第 1-5 偎（以 k. 為代號）、「明師事分別」第 9-14ab 偎、第 16 品「波羅蜜」之第 52-56 偎、MSA 第 1 品「緣起」第 1 偎，以及相關的散文解釋（以 c. 為代號）之梵語（含長尾（2009）與龍谷（2013）之校勘）。為比對唐朝波頗（565-633）之漢譯本（以【波頗】表示），拙文中譯以【HM】表示。此處所使用的文獻與略號，說明如下：

（一）MSA 梵語刊行本

Lévi: Lévi, Sylvain. (1907), Asaṅga, *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selon le Système Yogācāra*, Tome I (Paris), repr. Tokyo: Rinsen Book Co., 1983.

Limaye 1992: Surekha Vijay Limaye. *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Indian Books Centre.

長尾 2009：長尾雅人。「大乘莊嚴經論」和訳と註解：長尾雅人研究ノート(3)。長尾文庫。

龍谷 2013：能仁正顯（編）。「大乘莊嚴經論」第 XVII 章の和訳と注解：供養・師事・無量とくに悲無量。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叢書。京都：自照社出版。

【案】長尾 2009（本論文的校注簡稱長尾）之 Ed. 表示 Lévi1907 的校訂本，read—表示其他寫本的校勘資訊，以 L 表示 Lévi1911 的法譯校訂本，寫本之略符加 dot，例如：Ed.: -ālambanāt, read -ālambanāḥ (A., B., Ns., Nc.)。龍谷 2013（本論文的校注簡稱龍谷）則是以 Le 表示 Lévi1907 的校訂本，以 Lf 表示 Lévi1911 的法譯校訂本，寫本之略符沒有加 dot，例如：⁰ālambanāḥ (Ns, Nc, A, B): ⁰ālambanāt (Le)。本稿為尊重原來校

訂者而保留原貌的略符，也沒有加減 dot。

（二）MSA 梵語寫本文獻³

A：龍谷大學圖書館所藏大谷探險隊所得梵文寫本
(Nos.615)⁴

B：龍谷大學圖書館所藏大谷探險隊所得梵文寫本
(Nos.614)⁵

L：Lévi, Sylvain. (1911), Asaṅga, *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selon le Système Yogācāra*, Tome II (Paris, 1911); repr. Tokyo: Rinsen Book Co., 1983. (含校勘的法譯本)

Nc：尼泊爾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Nepal）所藏梵文寫本 (Ms.No.4-6)⁶

Ns：尼泊爾國家檔案局所藏梵文寫本 (Ms.No.3-291)⁷

Ngor：西藏 Ngor 寺所藏寫本，參考能仁正顯（編）
(2013) 之附論 1

³ 詳細請參武內紹晃（1995, pp. 3-4）。本文所採用的 MSA 梵語寫本文獻之校勘，主要來自長尾 2009 與龍谷 2013。

⁴ 「大谷探檢隊將來西域文化資料」Nos.615，Nevārī 字體，171fols。

⁵ 「大谷探檢隊將來西域文化資料」Nos.614，Devanāgarī 字體，187fols。

⁶ Nc, Ns 等尼泊爾梵文寫本，可以由 Nepal-German Manuscript Preservation Project (NGMPP) 取得複製資料。Nc (Ms.No.4-6, Nevārī 字體，126fols；Ns (Ms. No.3-291)，Nevārī 字體，133fols. Nc 寫本之後記有“Nepāla saṃvat 1026”（尼泊爾年代 1026，相當於西元 1906 年）的年代記載。

⁷ 此寫本之後記 (Colophon) 有“sa vat 798”（相當於西元 1678 年）的年代記載。

(三) MSA 與其注疏之藏譯文獻⁸

T1: 藏譯 MSA 與廣疏 (Tīkā)⁹

T2: 藏譯 MSA 注疏 (Vṛtti)¹⁰

三、MSA 之八義與八若詞 (*yāpadeśa*) 、 八何詞 (*kāpadeśa*) 的問題

(一) MSA 第 17 品「明供養、師事分別」的三個難解處

於 MSA 第 17 品 1-5 偎（波頗譯第 18 品 1-3 偎）「明供養 (pūjā) 〔諸佛〕分別」與第 9-14ab 「明師事 (sevā) 〔善友〕分別」，在翻譯上，有如下三個異解或難解處：

1. *niśpannā buddhapūjā* (k.2d) 是指全部八要義是最圓滿的諸佛供養（龍谷 2013，參考 MSA16. K. 52）？或單指第六義「三輪之無所得」，是最圓滿的諸佛供養（SAVBh；長尾 2009）？

(1) 龍谷 2013 可能是參考如下 MSA16. K. 52 所述，因此認為是指全部八要義具足才是最圓滿的諸佛供養
āśrayād vastuto dānam nimittāt pariṇāmanāt /

⁸ 詳細請參武內紹晃 (1995, pp. 2-3; p. 9)。本文所採用的 MSA 與其注疏之藏譯文獻，主要來自長尾 2009 與龍谷 2013。

⁹ T1 表示由西藏譯師 Dpal brtsegs、印度譯師 Śākyā-simha 所翻譯的 3 個藏譯文獻群組 (group)，包含藏譯 MSA 文獻：(1)MSA 偎頌 (*kārikā*)，作者 Byams-pa (彌勒)，De. 4020, Pek. 5521；(2) MSABh (*Sūtrālāmkāravyākhyā* or -bhāṣya)，作者 Dbyig-gnyen (世親)，De. 4026, Pek. 5527。以及 (3) 廣疏 MSAT (*Mahāyānasūtrālāmkāra-tīkā*，簡稱 *Tīkā*)，作者 Asvabhāva (無性)，De. 4029, Pek. 5530。

¹⁰ T2 表示由西藏譯師 Lce bkra-śis、印度譯師 Muni-candra 所翻譯的 1 個藏譯文獻：*Sūtrālāmkāra-vṛtti-bhāṣya* (SAVBh，或簡稱 *Vṛtti*)，作者 Blo-gros brtan-pa (Sthira-mati，安慧)，De. 4034; Pek. 5531。

hetuto jñānataḥ kṣetrāṇ niśrayāc ca param mataṁ //
MSA16. K. 52//

【波頗】[1] 依、[2] 類、[3] 緣、[4] 遷向，[5] 因、[6] 智、[7] 田、[8] 依止；如是八種勝，無上義應知。

【HM】布施〔波羅蜜〕，從[1]依主(āśraya)、[2]事物(vastu)、[3]動機(nimitta)、[4]迴向(pariṇāma)、[5]原因(hetu)、[6]智(jñāna)、[7]土(kṣekra)、[8]依處(niśraya)等〔八種觀點〕被認為是最上。

(2) 長尾 2009 可能是參考如下 SAVBh (《安慧釋》) 所解：「 དුඩීණාශ්ච මේද්-යටි-ක්චා-ග්‍රීෂ- අක්කං-ය ස්ථි-සං-ක්ෂ-ය- මක්කං-ය- ව්‍යුෂ්ජා-ය- ග්‍රීෂ-යුරු ||
（以此無所緣之方式之供養被稱為圓滿供佛）」，單指第六義「智」(jñāna)「三輪之無所得」是最圓滿的諸佛供養。

2. MSA 第 17 品 3-4 偃中，具備 other/ another/different（別的、其他、不同）意義的梵語 cāparā (3b)，anyā (3c)，aparā (4b) 的不定代名詞是各指那個項目？SAVBh (《安慧釋》) 與龍谷 2013 的看法比較接近；【波頗】漢譯與長尾 2009 的看法比較接近。上述之各家對 MSA 第 17 品 3-4 偃「明供養分別」八義之第七、第八義分判的差異對照表，如下圖表（【表一】）¹¹ 所示：

¹¹ 參考龍谷（2013, p. 113），拙文再加上 SAVBh（《安慧釋》）與【波頗】漢譯的看法。

表一：諸家對 MSA 第 17 品 3-4 僥「明供養分別」八義之第七、第八
義分判的差異對照表

	龍谷	SAV	SAV	長尾	波頗
八義 (17.5)					
(7) kṣetra	[sattvānām aprameyānām] paripākāya [k.3ab] cāparā [k.3b]	cāparā [k.3b]	शत्वानाम् अप्रमेयानाम् परिपाकाया सापराः ३b 以「其他」說示 [7] 田〔供養〕		
(8) niśraya	anyā [k.3c]	anyā [k.3c]	निश्चयाद्वादशविभाव न्यानाम् 財物思 維別	cāparā [k.3b]	[8] 最 後十一 種
	[a] upadheś [k.3c] = cīvarādibhiḥ [ad. k.5]←(2)				
	[b] cittatas [k.3c] = āsvādanānumodanā bhinandana-manaskāraiḥ				
	aparā [k.4b]		अपरां चित्तानाम् अस्वादनानुमोदनां भिन्दनामानस्काराईः 此（依 心）解說為 諸項（如下 九項）故	anyā [k.3c]	
	[b1] adhimuktyādibhir [= adhimukter: k.3d]←(3)				
	[b2] prañidhānatas [= nidhānatas: k.3d]←(5)				
	[b3] sattvānukampanatas [= anukampābhyaṁ: k.4a]←(7)				
	[b4] duḥkhakṣamaṇatas [= ākṣamābhyaṁ: k.4a] ←(6)				
	[b5] pāramitāsamudācāratas [= samudācāratas: k.4b] ←(4)	aparā [k.4b]	पारमितासमुदाचारताः सापराः श्वादाद्वादशविभाव �另有 [8b5] 正行		

	龍谷	SAV	SAV	長尾	波頗
				aparā [k.4b]	
	[b6] yoniśo dharmamanasikāratas [= vastvābhogāt: k.4c]				
	[b7] samyagdrṣṭitas [= vastvavabodhāt: k.4c]				
	[b8] kleśavimokṣāt [= vimuktes: k.4d]				
	[b9] mahābodhiprāptera [= tathātvatas: k.4d]				

以上兩個異解或難解之處，不是本論文討論的主題，因此於此不再詳細論述。

3. 第 17 品 1-5 僥「明供養（pūjā）〔諸佛〕分別」與第 9-14ab「明師事（sevā）〔善友〕分別」是否屬於八若詞（aṣṭākāra-yāpadeśa）的「問答決擇」¹² 形式？

有關「八何詞」、「八若詞」的議題，因為可能是瑜伽行派、特別是無著（Asaṅga）論師的注釋形式的特色之一。因為，在 MSA 的第 1 品「緣起」第 1 僥、第 16 品「波羅蜜」之第 52-56 僥，第 17 品 1-5 僥「明供養〔諸佛〕分別」與第 9-14ab「明師事〔善友〕分別」，以及玄奘所漢譯的《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4 論品〉、《大乘阿毘達磨集論》〈4 論議品〉，也都有如此注釋形式。

¹² 有關「問答決擇」形式的用語來源，詳參第四節之（一）AS《集論》〈4 論議品〉之「等論（samprāśna）決擇」，此出自《集論》卷 7 〈4 論議品〉：「何等等論（samprāśna）決擇？謂：依八何（aṣṭākāra-kāpadeśena）、八若之詞（aṣṭākāra-yāpadeśena），問答決擇一切真偽（praśna-vyākaraṇena sarva-satya-mithya viniścayah）。復有四種等論決擇道理？一能破、二能立、三能斷、四能覺。」（CBETA, T31, no. 1605, p. 693, b4-6; AS §201A: Pradhan 103, 19-104）

但是，對此議題用語，唐朝波頗（565-633）漢譯本則省略不翻譯；現代日本學界（例如：長尾 2009；龍谷 2013）對 MSA 第 17 品 1-5 偎「明供養〔諸佛〕分別」與第 9-14ab「明師事〔善友〕分別」是否屬於「八若詞」的問答決擇形式的議題有異論，因此，本論文以此為主題，依次譯注相關段落，再論述「八若詞」與「八何詞」的議題，看看是否可以找出適當的解讀方式。

1. MSA 第 17 品第 1-5 偎「明供養分別」

buddha-pūjā-vibhāge sapta ślokāḥ /

【波頗】：供養品第十八。釋曰：已說業所聚集諸行，未說供養如來。此供養今當說。偈曰：

【HM】於供養諸佛的分別，有七頌。

A. 別明八差別 (prakāra-bheda)

[1] sammukham̄ vimukham̄ pūjā buddhānām [2]
cīvarādibhiḥ /

[3] gādha-prasanna-cittasya [4] sambhāra-dvaya-pūraye
//17. k.1 //¹³

【波頗 18.K.2】[1] 現前不現前、[2] 衣服飲食等、[3] 深起善淨心、[4] 為滿於二聚、

【HM】「供養諸佛」有 [1]〔諸佛〕現前不現前、[2] 以衣服等、[3] 起深善淨心者、[4] 為圓滿於二資糧、
[5] abandhya-buddha-janmatve prañidhānavataḥ sataḥ/
[6] trayasyānupalambhas tu niśpannā buddhapūjā //17. k.2

¹³ MSA17. 1-5 的偈頌的詩律是 anuṣṭubh。

//

【波頗 K.3ab】[5] 常願生佛世、[6] 三輪不分別、

【HM】[5] 對具願之智者而言，不虛度於諸佛出世時，
[6] 三輪之無所得，是最圓滿的諸佛供養。

[7]satvānām aprameyānām paripākāya〔長 8〕cāparā /17.
k.3ab/

【波頗 18.K.3cd】[7] 成熟諸眾生、[8] 最後十一種。

【HM】又，[7] 為成熟無量眾生故，是〔長 8〕¹⁴〔對諸
佛供養之〕「其他」。¹⁵

(長 1) or (龍 a) upadheś (長 2) or (龍 b) cittataś
〔龍 8〕cānyā (長 3) or (龍 b.1) adhimukter (長 4)
or (龍 b.2) nidhānataḥ // 3cd//

(長 5-6) or (龍 b.3-4) anukampākṣamābhyaṁ ca (長
7) or (龍 b.5) samudācārato 'parā /

(長 8-9) or (龍 b.6-7) vastvābhogāvabodhāc ca (長
10) or (龍 b.8) vimukteś ca (長 11) or (龍 b.9)
tathātvataḥ //17. k.4 //

【波頗 18.c2-3】[8] 最後十一種者，謂依止供養。此依
止有十一種：一者、依止物，由依財物而供養故。二
者、依止思惟，由依味思惟隨喜思惟希望思惟故。三
者、依止信，由信大乘發菩提心故。四者、依止願，由
發弘誓願故。五者、依止悲，由憐愍眾生故。六者、依

¹⁴ 諸家對 MSA 第 17 品 3-4 偲「明供養分別」八義之第七、第八義分判的差異
對照表，請參【表一】。以下，「長」表示長尾（2009），「龍」表示龍谷
(2013)。

¹⁵ 對於 apara 的翻譯，【波頗】譯為「最後」，MSABh、SAVBh (မြန်မာ့ဘာ့သာ့ဘာ့
မြန်မာ့ဘာ့သာ့နှင့်；以「其他」字說示土〔供養〕) 是 ghan，Thurman (2004) 譯為
「another」，長尾 (2009, p. 103) 與龍谷 (2013, p. 39) 譯為「別の」。

止忍，由難行能行故。七者、依止行，由諸波羅蜜故。八者、依止正念，由如法不倒故。九者、依止正見，由如實覺了故。十者、依止解脫，由聲聞煩惱滅故。十一者、依止真實，由得大菩提故。

【HM】又，〔對諸佛之〕〔龍 8〕「別類」(anyā)〔供養〕。(長 1) or (龍 a) 依從物；(長 2) or (龍 b) 依從心，(長 3) or (龍 b.1) 依從勝解；(長 4) or (龍 b.2) 依從願；(長 5-6) or (龍 b.3-4) 依從憐愍、安忍；(長 7) or (龍 b.5) 另有 (aparā)¹⁶ 依從正行；(長 8-9) or (龍 b.6-7) 依從體驗真實、證智；(長 10) or (龍 b.8) 依從解脫；(長 11) or (龍 b.9) 依從如實性。

B. 明八差別總義

ity ebhiś caturbhiḥ ślokaiḥ /

【波頤】

【HM】以如上四個詩偈，

āśrayād vastutah pūjā nimittāt pariṇāmanāt /
hetuto jñānataḥ kṣetrān niśrayāc ca pradarśitā//17. k.5 //
veditavyā |

【波頗 k.1】[1] 依 [2] 物 [3] 緣 [4] 迴向，[5] 因 [6] 智
[7] 田 [8] 依止；如是八供養，供養諸如來。

¹⁷ 【HM】應知：供養〔諸佛〕，從[1]依主（āśraya）。

¹⁷ 長尾（2009, p. 104）：「依事」。龍谷（2013, p. 39）：「依所」（依り所）。

[2] 事物（vastu）、[3] 動機（nimitta）、[4] 迴向（parināmana）、[5] 原因（hetu）、[6] 智（jñāna）、[7] 土（kṣetra）、[8] 依處（niśraya）等〔八種觀點〕被說明。

對於上述 [1] 依主……乃至 [8] 依處等「八種觀點」，若參考 MSA17.k.5 之後的散文解釋的最後一句是 “ity ayam pūjāyāḥ prakāra-bhedah”（以上這是供養之種類差別），梵語以“prakāra”（種類）來表達；【波頗】譯為：「釋曰：略說供養如來有八種」¹⁸。此外，若參考於 MSA17.k.1-4 之開頭的引言，【波頗】增添：「問此八義云何？偈曰」¹⁹的譯語；其後的散文解釋，【波頗】增添：「釋曰：此二偈八句顯示前八義」²⁰的譯語。長尾（2009 p. 104-5）、龍谷（2013, p. 39）譯為「八要義」。拙文則採用梵語“prakāra”（種類）的意義「八種觀點」，或【波頗】的譯語「八種」、「八義」。

2. MSA 第 17 品第 9-14ab 偈「明師事分別」

於 MSA 第 17 品的第二個主題「師事（sevā）〔善友〕」，第 9-14ab 偈也是用如上所述的 [1] 依主……乃至 [8] 依處等「八種觀點」來作如下的論述：

(1) āśrayād (2) vastutah sevā (3) nimittāt (4) parināmanāt /
(5) hetuto (6) jñānataḥ (7) kṣetrān (8) niśrayāc ca pradarśitā
// 17. k.9 //²¹

¹⁸ CBETA, T31, no. 1604, p. 634, b13.

¹⁹ CBETA, T31, no. 1604, p. 634, b16.

²⁰ CBETA, T31, no. 1604, p. 634, b21.

²¹ anuṣṭubh 的詩律。

【波頗 19.k.1】如前供養佛，略說有八種。親近於善友，應知八亦然。

【HM】師事〔善友〕，從 [1] 依主（āśraya）、[2] 事物（vastu）、[3] 動機（nimitta）[4] 迴向（parināmana）、[5] 原因（hetu）、[6] 智（jñāna）、[7] 土（kṣetra）、[8] 依處（niśraya）等〔八種觀點〕被說明。

雖然【波頗 19.k.1】沒有將 [1] 依主……乃至 [8] 依處等「八種觀點」逐一漢譯，改用「如前供養佛，略說有八種。親近於善友，應知八亦然」方式表達，但是從梵語原文，「師事（sevā）〔善友〕」的論點是與「供養（pūjā）〔諸佛〕」是相同的，都是從 [1] 依主……乃至 [8] 依處等「八種觀點」。

2.1 依主（āśraya）

mitram śrayed (1-3)dānta-śamopaśāntam (4)guṇādhikam
 (5)sodyamam (6)āgamāḍhyam /(7)prabuddhatatvam (8)
 vacasābhuyupetam (9)kṛpātmakam (10)khedavivarjitam ca
 //17. k.10 //²²

【波】調靜除德增有勇阿含富覺真善說法悲深離退減

【HM】〔菩薩〕應師事〔具備如下十種德性的〕善友：(1) 調順²³、(2) 寂靜、(3) 最極寂靜、(4) 德勝、(5) 具

²² upajāti 的詩律。

²³ 「(1) 調順、(2) 寂靜、(3) 最極寂靜」是瑜伽行派修「奢摩他」（止）之「九種心住」的第 5-7 種心住。例如：玄奘所譯《瑜伽師地論》卷 30：「云何名為九種心住？謂有苾芻(1)令心內住、(2)等住、(3)安住、(4)近住、(5)調順(damayati)、(6)寂靜(śamayati)、(7)最極寂靜(vyupaśamayati)、(8)專注一趣、及以(9)等持，如是名為九種心住。」(CBETA, T30, no. 1579, p. 450, c18-20)；【波頗】所譯《大乘莊嚴經論》卷 7〈教授品 15〉：「釋曰：九種住心者，一安住心、二攝住心、三解住心、四轉住心、五伏住心、六息住心、七滅住心、八性住心、九持住心。」(CBETA, T31, no. 1604, p. 624, b20-22)；義淨所譯《六門教授習定論》卷

足精進、(6) 經教富、(7) 覺證真實意、(8) 善說法、(9) 具足大悲、(10) 離退心。

2.2 事物（vastu）

satkāra-lābhaiḥ paricaryayā ca seveta mitram pratipattitaś
ca /17.k.11ab/

【波】敬養及給侍身心亦相應

【HM】以恭敬利養、侍奉以及從修行，應師事善友。

2.3 動機（nimitta）

(1)dharme tathājñāśaya eva dhīmān mitram pragacchet (2)
samaye (3)nataś ca // 17.k.11cd //²⁴

【波】願樂及以時，下心為緣起。

【HM】智者(1)於法有如實知之意樂，(2)適時(3)謙恭應往師座。

2.4 回向（pariṇāmana）

satkāra-lābhेशु gata-spṛho 'sau prapattaye tāṁ²⁵
pariṇāmayec ca /17.k.12ab/

【波】為離於貪著為求隨順行

【HM】彼（智者）不貪求恭敬利養，為修成就，應回向彼（師事善友）。

iti(4) pariṇāmanā pratipatty-arthaṁ sevanān na lābha-
satkārārthaṁ /

1：「釋曰。於彼住中。差別有九。謂最初住。正念住。覆審住。後別住。調柔住。寂靜住。降伏住。功用住。任運住。」（CBETA, T31, no. 1607, p. 775, a24-26）。

²⁴ upajāti 的詩律。

²⁵ 龍谷：tāṁ (Ns, Nc, A, B); tam (Le)。

【波】迴向親近者，不為貪著利養故，但為隨順修行故。

【HM】以上是〔師事善友的〕迴向，為了（artham）修行而師事，不為利養恭敬。

2.5 原因（hetu）

yathānuśiṣṭa-pratipattitaś ca saṃrādhayec cittam ato 'sya
dhīraḥ //17.k.12cd//²⁶

【波】隨順如所教以此令彼喜

【HM】從隨順所教而修行，彼智者令其（師）歡喜。

2.6 智（jñāna）

yānatraye kauśalam etya buddhyā svasyaiva yānasya yateta
siddhau //17.k.13ab/

【波】善解於三乘自乘令成就

【HM】以智慧，獲得善巧於三乘，應努力於自乘之成就。

2.7 土（kṣetra）

satvān ameyān paripācanāya kṣetrasya śuddhasya ca
sādhanāya²⁷//17.k.13cd//²⁸

【波】成生及淨土

【HM】為成熟無量眾生故，為淨化淨土故。

2.8 依處（niśraya）

²⁶ upajāti 的詩律。

²⁷ 龍谷：śodhanāya (Nc, A, Vair, Tib): sādhanāya (Le) cf. sodhanāya (Ns), śodhanyāiti (B)。

²⁸ upajāti.

dharmeṣu dāyāda-guṇena yukto naivāmiṣeṇa pravaset²⁹sa
mitram /

【波】為法不為財

【HM】具備承擔於法之功德者，彼不以財而師事善友。

（二）「八若詞」（aṣṭākāra-yāpadeśa）的問答決擇形式的判準？

如上所述，對於 MSA 第 17 品 1-5 偃「明供養分別」與第 9-14ab「明師事分別」是否屬於「八若詞」（aṣṭākāra-yāpadeśa）的問答決擇形式？龍谷（2013）與長尾（2009）有不同的意見。

首先，對於 MSA 第 17 品 1-5 偃「明供養分別」的八義是否可以認定為「八若詞」（aṣṭākāra-yāpadeśa）或簡稱 yāpadeśa，對龍谷大學的「MSA 研究會」來說是一個難題。於龍谷（2013, p. 112）說「此日譯本是立基於研究會的討論，由編輯會議決定的成果，於此（MSA 第 17 品 1-5 偃）不理解為 yāpadeśa，其理由，參考本書所收之內藤論文。」

所謂「內藤論文」是指收錄於龍谷（2013, pp. 265-313）之內藤昭文「『大乘莊嚴經論』の構成と第 XVII 章—「供養・師事（親近）・無量の章」の構造—」，也就是龍谷（2013, p. 281）提到在長尾（2009, pp. 104-105）的注解(3)，將此第 17 章之八要義以 yāpadeśa 來理解，但是長尾（2009）有如下的疑惑：「雖然依從 yāpadeśa，但不容易將第 1-3 偃的內容整理為〔有七個格位變化順序〕的文章。例如：縱使將其作如下的整

²⁹ 龍谷：cf. pravaśet (Ns, Nc, A, B)。

理，七個格位的順序並沒有依序排列之故，因此，究竟是否為正確的解釋並不明確。」³⁰

長尾所謂「縱使將其作如下的整理」是因為原來整段的梵語名詞格位分析是：「供養諸佛」有[1]〔諸佛〕現前不現前（Acc. ②受格）、[2]以衣服等（Inst. ③具格）、[3]起深善淨心者（Gen. ⑥屬格）、[4]為滿於二聚（Dat. ④為格／與格）、[5]常願（Abl. ⑤從格）不虛度諸佛出世時（Loc. ⑦處格），[6]三輪之（Gen. ⑥屬格）無所得（Nom. ①主格）是最圓滿的諸佛供養。又，[7]為成熟（Dat. ④為格／與格）無量眾生故，[8]〔對諸佛供養之〕「其他」（Nom. ①主格）：依從物與依從心（Abl. ⑤從格）。

所以，其順序是：「②受格、③具格、⑥屬格、④為格／與格、⑤從格、⑦處格、⑥屬格、①主格、④為格／與格、⑤從格」。龍谷（2013, p. 277, 如下【表二】的最右欄）則不考慮上述下線的⑦處格、⑥屬格、①主格，只採取「②受格、③具格、⑥屬格、④為格／與格、⑤從格、①主格、④為格／與格、⑤從格」。無論如何，都是沒有按照梵語名詞七個格位的順序。

因此，長尾（2009, p. 105）將此段落的格位順序改為：「諸佛（Nom. ①主格）以有淨信物（Inst. ③具格）為滿〔二〕資糧（Dat. ④為格／與格），接受三輪清淨之（Gen. ⑥屬格）衣物供養（Acc. ②受格）。此為常願（Abl. ⑤從格）不虛度諸

³⁰ 「長尾ノート(3)」の注解では、この第 XVII 章の八要義を *yāpadeśa* として理解しようとするが、「然し右の *yāpadeśa* に従って、第 1-3 億の内容を簡単な文章に纏め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例えばそれを次の如くに纏めたにしても、七格の順序は入り乱れるのであるから、果たして正しい解釈か否かは不明である」という。龍谷（2013, p. 281）。

佛出世，且為成熟眾生故」。所以，此格位順序是「①主格、③具格、④為格／與格、⑥屬格、②受格、⑤從格」，但是七個格位的順序還是沒有依序排列之故，因此，長尾（2009）說：「究竟是否為正確的解釋並不明確。」

但是，在長尾（2009, p. 114）的對照表，沒有說明為何將七個格位的順序排成「①主格、②受格、③具格、④為格／與格、⑤從格、⑥屬格」並且增加⑦處格，如下【表二】的右邊第二欄，如此是合乎七個格位的順序。但是，其中①主格、②受格、③具格、⑦處格並不是所對應的偈（k.）與長行（c.）原來的格位，如下圖表中用？表示。對於第六項，長尾採用 [trayasya- ⑥屬格 Gen.]，龍谷採用 anupalambhas ①主格。

表二：MSA 第 17 品 1-5 偈「明供養分別」的八義與梵語七個格位的對照

八義 k.5	供養〔諸佛〕八義所對應的偈（k.）與長行（c.）	長尾（2009）	龍谷（2013）
(1) āśraya	sam̄mukham̄ vimukham̄ [pūjā buddhānām̄] [k.1ab]	①主格 Nom. ?	②受格 Acc.
(2) vastu	cīvaraḍibhiḥ [k.1b]	②受格 Acc. ?	③具格 Ist.
(3) nimitta	gāḍha-prasanna-cittasya [k.1c]	③具格 Ist. ?	⑥屬格 Gen.
(4) parinā mana	sam̄bhāra-dvaya-pūraye [k.1d]	④與格 Dat.	④與格 Dat.
(5) hetu	[abandhya-buddha- janmatve] praṇidhānavataḥ sataḥ [k.2ab]	⑤從格 Abl.	⑤從格 Abl.
(6) jñāna	[trayasya- ⑥屬格] anupalambhas ①主格 [k.2c]	⑥屬格 Gen.	①主格 Nom.

八義 k.5	供養〔諸佛〕八義所對應的偈 (k.) 與長行 (c.)	長尾 (2009)	龍谷 (2013)
(7) kṣetra	[sattvānām aprameyānām] paripākāya [k.3ab] cāparā [k.3b]	⑦處格 Loc. ?	④與格 Dat.
(8) niśraya	[a] upadheś [k.3c] = cīvarādibhiḥ [ad.k.5]		⑤從格 Abl.
	[b] cittatas anyā[k.3c] = āsvādanānumodanābhīnand ana-manaskāraiḥ		
	[b1] adhimuktyādibhir [= adhimukter: k.3d]		
	[b2] prañidhānatas [= nidhānatas: k.3d]		
	[b3] sattvānukampanatas [= anukampābhyaṁ: k.4a]		
	[b4] duḥkhakṣamaṇatas [= ākṣamābhyaṁ: k.4a]		
	[b5] pāramitāsamudācārataḥ [= samudācārato 'parā: k.4b]		
	[b6] yoniśo dharmamanasikārataḥ [= vastvābhogāt: k.4c]		
	[b7] samyagdrṣṭitas [= vastvavabodhāt: k.4c]		
	[b8] kleśavimokṣat [= vimukteś: k.4d]		
	[b9] mahābodhiprāptera [= tathātvatas: k.4d]		

同樣的，對於 MSA 第 17 品第 9-14ab 「明師事分別」，在長尾 (2009, pp. 116-121) 的注記，也將「師事八〔要〕義」與六個（沒有列出①主格）格位的順序排成對應的順序：

(1) 依事（āśraya）、(2) 事件（vastu，②受格 Acc.）、(3) 動力因（nimitta，③具格 Ist.）、(4) 迴向（parināmana，④與格 Dat.）、(5) 原因（hetu，⑤從格 Abl.）、(6) 智（jñāna，⑥屬格 Gen.）、(7) 耕土（kṣetra，⑦處格 Loc.）、(8) 依處（niśraya）等〔八要義〕說明，如下表（【表三】）所示。但是，其實這些格位並不是所對應的偈（k.）與長行（c.）原來的格位。

表三：MSA 第 17 品第 9-14ab 「明師事分別」的八義與梵語格位的對照

師事八義 k.9	長尾（2009, p.116-121） 文法格位	所對應的偈（k.10-14ab）與 長行（c.）
(1) āśraya	(1) 依事（āśraya）	k.10 ity evaṁguṇam mitram
(2) vastu	(2) 物件（vastu，②受格 Acc.）	satkāralābhaiḥ paricaryayā ca... pratipattitaś ca k. 11ab
(3) nimitta	(3) 動力因（nimitta，③具格 Ist.）	ājñātukāmatā / kālajñatā / nirmānatā ca [c.11cd]
(4) parināma	(4) 迴向（parināmana，④與格 Dat.）	pratipatty-arthaṁ sevanān na lābhasatkārārthaṁ [c.12ab]
(5) hetu	(5) 原因（hetu，⑤從格 Abl.）	yathānuśiṣṭapratipattiḥ... / tayā tac-cittārādhanāt [c.12cd]
(6) jñāna	(6) 智（jñāna，⑥屬格 Gen.）	yānatraye kauśalam etya buddhyā svasyaiva yānasya yateta siddhau k.13ab
(7) kṣetra	(7) 耕田（kṣetra，⑦處格 Loc.）	sattvān ameyān paripācanāya kṣetrasya śuddhasya ca śodhanāya k.13cd
(8) niśraya	(8) 依處（niśraya）	dharmaśāyādatām niśrityakalyāṇamitram seveta / nāmiśadāyādatām / [c.14ab]

總之，對於 MSA 第 17 品 1-5 偈與第 9-14ab 「明師事分別」之「八〔要〕義、八種觀點」是否屬於「八若詞」

(*aṣṭākāra-yāpadeśa*) 的問答決擇形式？長尾（2009, p. 105）認為（但如上所述沒有確定：究竟是否為正確的解釋並不明確）是 *yāpadeśa* 的形式。

對此，龍谷（2013, p. 282）則不如是判定，理由是以 MSA 第 16 品 52 儒「六波羅蜜多功德無上」的解說為根據，認為：(1) 此兩個段落 (17.1-5; 9-14ab) 都沒有明確的梵語之七個格位的對應；(2) 此兩個段落 (17.1-5; 9-14ab) 的《世親釋》（即是散文部分）³¹ 都沒有提到 *yāpadeśa* 的用語。

因此，拙文需要再檢視 MSA 第 16 品 52 儒「六波羅蜜多功德無上」的儒頌與長行（散文），以便了解所謂 *yāpadeśa* 之間答決擇形式的判準為何？

（三）MSA 第 16 品「波羅蜜」之第 52-56 儒之「八若詞（*yāpadeśa*）」

《大乘莊嚴經論》卷 8〈度攝品 17〉：「復次，六波羅蜜後有八種無上功德。儒曰：

āśrayād vastuto dānam nimittāt pariṇāmanāt /
hetuto jñānataḥ kṣetrān niśrayāc ca param matam//MSA16. K.
52//

【波頗】[1] 依、[2] 類³²、[3] 緣、[4] 迴向，[5] 因、[6] 智、[7] 田、[8] 依止；如是八種勝，無上義應知。

³¹ 唐朝波羅頗迦羅蜜多羅之 MSA 漢譯本認為：《大乘莊嚴經論》的儒頌與長行（散文）的作者都是無著（Asaṅga）菩薩。MSA 藏譯本則認為：儒頌的作者是彌勒（Maitreya）菩薩；長行（散文）作者是世親（Vasubandhu）菩薩。

³² 【波頗】於 17. k.5, 9 皆譯為「物」，不知此處為何譯為「類」（傳寫之誤？）。

【HM】布施〔波羅蜜〕，從[1]依主（āśraya）、[2]事物（vastu）、[3]動機（nimitta）、[4]迴向（parināma）、[5]原因（hetu）、[6]智（jñāna）、[7]土（kṣekra）、[8]依處（niśraya）等〔八種觀點〕被認為是最上。

梵本 MSA 第 52 儻解釋，以如下的長行來說明：

tatrāśrayo bodhisatvah /vastu āmiśadānasyādhyātmikam
 vastu paramam / abhyadānasyāpāyasamśārabhītebhya
 tu tadabhayam / dharmadānasya mahāyānam / nimittam
 karuṇā / parināmanā tena mahābodhiphalaprārthanā
 / hetuḥ pūrvadānapāramitābhyaśavāsanā / jñānam
 nirvikalpam yena trimaṇḍalapariśuddham dānam dadāti
 dātṛdeyapratiṛāhakāvikalpanāt / kṣetram pañcavidham /
 arthī duḥkhito niḥpratisaraṇo duścaritacārī guṇavāmś ca /
 caturṇām uttaram kṣetram param / tadabhāve pañcamam
 /niśrayas trividho yaṁ niśritya dadāti / adhimuktir
 manasikārah samādhiś ca / adhimuktir yathā bhāvanāvibhāge
 'dhimuktimanaskāra uktaḥ / manaskāro yathā tatraivāsv
 ādanānumodanābinandana³³ manaskāra uktaḥ / samādhir
 gaganagañjādir yathā tatraiva vibhutvam uktam /

【波頗】釋曰：八無上者，一、依（āśraya）；二、類（vastu）；三、緣（nimitta）；四、迴向（parināma）；五、因（hetu）；六、智（jñāna）；七、土（kṣekra）；

³³ Lévi, p.111f. 長尾 2009, 76. Ed.: °āsvādanābhīnandana, read °āsvādanānumodanābhīnandana (Tib.)。

八、依止（niśraya）。問：此八於六度云何得無上？答：
 [1] 檀依者，以依菩薩（bodhisattvah，ya = 主格）故。[2] 檀類者。此有三種。一、物施，以捨自身命故。二、無畏施，以救濟惡道生死畏故。三、法施，以說大乘法故。
 [3] 檀緣者，以大悲（karunā，yena = 具格）為緣起故。
 [4] 檀迴向者，以求大菩提故。[5] 檀因者，以先世施業熏習種子為因故。[6] 檀智者，以無分別智觀察三輪，不分別施者、受者、財物故。[7] 檀田者，田有五人。一、求人。二、苦人。三、無依人。四、惡行人。五、具德人，應知此中以具德勝人為無上。[8] 檀依止者，由三種依止故。一、依止信向。二、依止思惟。三、依止三昧。依止信向者，如分別修中，信思惟所說。依止思惟者，如分別修中，味思惟隨喜思惟希望思惟所說。依止三昧者，謂依金剛藏等定，如勢力依止修中所說。如是依等無上故，檀得無上。」³⁴

【波頗】接著將梵本 MSA 說明其餘五度：戒、忍、精進、禪、智）之第 53-56 偎合併，以如下的長行來解釋：

《大乘莊嚴經論》卷 8 〈度攝品 17〉：「如檀八無上，戒等五波羅蜜八無上。應知亦爾。此中戒品類無上者。謂菩薩戒。忍品類無上者。謂來殺菩薩者卑下劣弱。精進品類無上者。謂修諸波羅蜜所對治斷。禪品類無上者。謂菩薩三摩提。智品類無上者。謂緣如如境。戒等由勝田無上者。謂大乘法。餘六無上如檀中說。」³⁵

³⁴ CBETA, T31, no. 1604, p. 632, a13-b3.

³⁵ CBETA, T31, no. 1604, p. 632, b3-9.

但是於 MSA16. K. 52 的散文解釋的最後一段梵語（如下所示），【波頗】卻省略，沒有漢譯。

evam āśrayādi-paramatayā dānam param / so 'yam yāpadeśo
veditavyah / yaś ca dadāti yac ca yena ca yasmai ca yataś ca yasya
ca parigraheṇa yatra ca yāvat-prakāram tad dānam /³⁶

對於此段，【HM】：「如是以依主（āśraya）等之無上，布施是無上。應知此乃關係代詞議決法（yāpadeśa），(1) 若能（yaś，①主格）、(2) 若所（yad，②受格）、(3) 若用（yena，③具格）、(4) 若為（yasmai，④與格）、(5) 若從（yata，⑤從格）、(6) 若彼之（yasya，⑥屬格）、(7) 若於（yatā，⑦處格）、(8) 盡所有種類（yāvad-prakāra）布施（dadāti，動詞），此是布施（dāna，名詞）。

龍谷（2013, p. 280）有列出如下的「八〔要〕義、八種觀點」與「八若詞」的對照表。筆者加上中間欄位—布施波羅蜜（MSA16.c. 52）內容—的梵語格位，如下圖表（【表四】），以便說明。

表四：MSA 第 16 品「波羅蜜」之第 52 億的八義與梵語格位的對照

布施波羅蜜 (MSA 16.k.52) 八義	布施波羅蜜 (MSA 16.c.52) 內容	(MSA 16.c.52) so 'yam yāpadeśo veditavyah
(1) āśraya	bodhisattvah ①主格	yaś (Nom. ①主格) ca dadāti

³⁶ Lévi, p.112 1.8-10. 長尾 2009, 76.Ed.: -paramayo, *read* -paramatayā (Tib.: *mochog gis*; A.: -paraman trayo; B.: -paramatrayo); Ed.: 'yam cāpadeśo, *read* 'yam yāpadeśo (A., B.)。

布施波羅蜜 (MSA 16.k.52) 八義	布施波羅蜜 (MSA 16.c.52) 內容	(MSA 16.c.52) so 'yam yāpadeśo veditavyah
(2) vastu	[1] āmiśa-dānasyādhyātmikam vastu paramam (①主格) [2] abhaya-dānasyāpāya-samsāra-bhītebhyaś tad-abhayam (②受格) [3] dharma-dānasya mahā-yānam (②受格)	yac (Acc. ②受格)
(3) nimitta	karuṇā ①主格	yena (Ist. ③具格)
(4) pariṇāma	tena (③具格) mahā-bodhi-phala-prārthanā ① 主格	yasmai (Dat. ④與格)
(5) hetu	pūrva-dāna-pāramitābhyaśa-vāsanā ① 主格	yataś (Abl. ⑤從格)
(6) jñāna	nirvikalpaṁ ①主 格 [yena tri-maṇḍala-pariśuddhaṁ dānam (② 受格) dadāti dāṭr-deya-pratigrāhakāvikalpanāt ⑤ 從格]	yasya (Gen. ⑥屬格) parigraheṇa
(7) kṣetra	pañcavidham ①主格 [arthī duḥkhito niḥpratisaraṇo duścarita-cārī guṇavāmś ca] ①主格	yatra (Loc. ⑦處格)
(8) niśraya	trividho (①主格) yam (②受格) niśritya dadāti [adhimuktir manasikāraḥ samādhīś ca] (①主格)	yāvat-prakāram

從中間欄位一布施波羅蜜 (MSA 16.c. 52) 內容一的梵語格位說明，我們知道：其實這些內容說明不僅沒有按照梵語之七

個格位的順序對應，而且也沒有具備梵語之七個格位。只有在最右欄（散文解釋的最後一段梵語）—（MSA16.c. 52）so 'yam yāpadeśo veditavyah—，有按照梵語之七個格位的順序：(1) 若能 (yaś ①主格) ……(7) 若於 (yatram, ⑦處格) 以及 (8) 盡所有種類 (yāvad-prakāra) 的對應。

因此，筆者認為：所謂 *yāpadeśa* 之間答決擇形式的判準，在內容說明方面，不一定需要按照梵語之七個格位的順序對應，而且也不一定具備梵語之七個格位。只要在內容之實質意義有合乎所提出的 [1] 依主 (āśraya) ……乃至 [8] 依處 (niśraya) 等「八〔要〕義、八種觀點」即可，因為此八種觀點可以對應梵語之七個格位以及數量關係代詞。

換言之，如同在長尾（2009, p. 114）「供養八〔要〕義」與七個格位的順序排成對應的順序，以及長尾（2009, pp. 116-121）的注記，也將「師事八〔要〕義」與六個（沒有列出①主格）格位的順序排成對應的順序：(1) 依事 (āśraya) 、(2) 事件 (vastu, ②受格 Acc.) 、(3) 動力因 (nimitta, ③具格 Ist.) 、(4) 廻向 (parināmana, ④與格 Dat.) 、(5) 原因 (hetu, ⑤從格 Abl.) 、(6) 智 (jñāna, ⑥屬格 Gen.) 、(7) 耕土 (kṣetra, ⑦處格 Loc.) 、(8) 依處 (niśraya) 等〔八要義〕說明。但是，長尾（2009）卻認為內容說明的形式格位也一定需要按照梵語之七個格位與數量關係代詞的順序對應。或許長尾教授受到 MSA 第 1 品「緣起」第 1 偲之「八何詞」議決法的形式影響，因為 MSA 第 1 品第 1 偲在內容說明的形式格位有按照梵語之七個格位與疑問數詞的順序對應。

(四) M S A 第 1 品「緣起」第 1 僥之「八何詞
(*kāpadeśa*)」議決法

artha-jñō'rtha-vibhāvanāṁ prakurute vācā padaiś cāmalair
duḥkhasyottaranāya duḥkhita-jane kāruṇyatā tan-mayah/
dharmasyottama-yāna-deśita-vidheḥ satveṣu tad-gāmiṣu
śliṣṭām artha-gatīm niruttara-gatām pañcātmakām darśayan//
MSA 1.k.1//

【波頗】[1] 義智 [2] 作諸義，[3] 言句皆無垢；[4] 救濟苦眾生，[5] 慈悲為性故；[6] 巧說方便法，所謂最上乘，[7] 為發大心者，[8] 略以五義現。

【HM】知義者（①主格），[2] 作分別義（②受格），[3] 以無垢語句（③具格），[4] 為苦之出離故（④與格），於受苦眾生（⑦處格），[5] 從悲愍（⑤從格），彼（悲愍）所成者（①主格），無上乘所說軌則法之（⑥屬格），於到彼之眾生（⑦處格），說示五種（⑧數量詞）相合、無上義趣。

MSA1.k.1 的詩偈中，若將有下線的部分—於受苦眾生（⑦處格）以及彼（悲愍）所成者（①主格）一不列入梵語之名詞七個格位的順序對應考慮，並配合 MSA1.c.1 的散文解釋之疑問代詞的七個格位與疑問數詞，如此則成為下圖表（【表五】）的「八義」與八何詞對應關係。

表五：MSA 第 1 品「緣起」第 1 僥與散文的八義與梵語格位與數量詞的對照

kāraka	作用	八格	Msal.c.1 kāpadeśa	MSA1.K.1
1. kartṛ	行為主體	①主格	kaḥ (alamkaroti)	artha-jñah
2. karman	行為對象	②受格	kaṃ	artha-vibhāvanām
3. karaṇa	行為手段	③具格	kena	vācā padaiś cāmalair
4. saṃpradāna	行為目的	④與格	kasmai	duḥkhasyottaranāya
5. apādāna	行為起點	⑤從格	kasmād	kārunyatas
6. saṃbandha	關係	⑥屬格	kasya	dharmaṣyottama-yāna-deśita-vidheḥ
7. adhikarana	行為場所	⑦處格	kasmin	satveṣu tad-gāmiṣu
8. katividha	數量疑問詞	⑧數量	katividha	[pañcavidham] śliṣṭām artha-gatīm niruttara-gatām pañcātmikām darśayan

MSA 第 1 品「緣起」第 1 僥之長行（散文）的解釋如下：

artha-jño'rtha-vibhāvanām prakurute ityādi³⁷ kāpadeśam³⁸
ārabhyah³⁹/ ko'lamkaroti/artha-jñah/

【波頗】釋曰：莊嚴大乘經論，[1] 誰能莊嚴？答：義智能莊嚴。

【HM】「知義者，作分別義」等等以「誰教示」為開始，[1]〔問：〕誰能莊嚴？〔答：〕知義者。

kam alamkāram alamkaroti/artha-vibhāvanām prakurute⁴⁰/

【波頗】[2] 問：義智云何莊嚴？答：開作諸義。

³⁷ 長尾：Ed.: prakurute –ko°, read prakuruta ityādikā° (L., Tib.)。

³⁸ 長尾：Ed.: kopadeśam, read kāpadeśam (see n.1)。

³⁹ 長尾：Ed.: ārabhya, read ārabhyah / (A., Nc.: ārabhyah; Ns., Nc.: a danḍa)。

⁴⁰ 長尾：Ed.: kurute, read prakurute (B., Ns., Nc., Tib.)。

【HM】[2]〔問：〕莊嚴什麼？〔答：〕作分別義。

kenavācā padaiś cāmalair amalayā vāceti pa paurādikayā⁴¹
 amalaiḥ padair iti yuktaīḥ sahitair iti vistaraḥ /na hi vinā vācā
 pada-vyañjanairartho vibhāvayitum śakyata iti/

【波頗】[3]問：以何開作？答：以言及句。問：以何等言？以何等句？答：以無垢言，以無垢句。無垢言者，謂能至涅槃城。無垢句者，謂字句相應。若離無垢言句，則於諸義不能開曉。

【HM】[3]〔問：〕以何〔莊嚴〕？〔答：〕以無垢語句。所謂「以無垢語」者，以文雅高尚等等的言語，所謂「以無垢的文句」即是以相應、有益的〔文句〕乃至廣說。因為不以言語、文句、文字，意義不能夠被顯明。

kasmaiduhkhasyottaranāya /

【波頗】[4]問：以何義故莊嚴？答：為救濟苦眾生故。

【HM】[4]〔問：〕為何？〔答：〕為苦之出離故。

kasmād⁴² duḥkhita-jane kāruṇyatās tan-mayaḥ duḥkhita-jane yat kāruṇyam tasmāt kāruṇyataḥ / tan-maya iti kāruṇya-mayaḥ /

【波頗】[5]問：眾生自苦，何因救濟？答：為菩薩者大悲為體，生憐愍故。

【HM】[5]〔問：〕從何？〔答：〕從悲愍，彼（悲愍）所成者，於受苦人間，於受苦人間都有悲愍，故說「從悲愍」，所謂「彼所成」是指悲愍所成者。

⁴¹ 長尾：pa - - -, read paurādinā, paurādikayā (L.), but better pauryādikayā (Ns.: pau- - - yā; A., Nc. : pe - - - yā)。

⁴² 長尾：(/ kasmād) inserted (T1.)。

kasyālamkāram karoti /dharmasyottama-yāna-deśita-
vidheḥ /uttama-yānasya deśito vidhir yasmin dharme tasya
dharmasya /

【波頗】[6] 問：若救他苦，莊嚴何法？答：莊嚴如來巧說方便法。問：何等方便法？答：所謂最上乘。

【HM】[6]〔問：〕作何之莊嚴？〔答：〕〔作〕無上乘所說軌則法之〔莊嚴〕。凡是「於法」有「無上乘之所說軌則」，即是「彼法之」。

kasminn alamkaroti /satveṣu tad-gāmiṣu /nimitta-saptamy eṣā
mahāyāna⁴³-gāmi-satva-nimittam ity arthaḥ

【波頗】[7] 問：為誰故莊嚴？答：為發大乘心者。

【HM】[7]〔問：〕於誰莊嚴？〔答：〕於到彼之眾生。此是表示「行為處所」（nimitta）的第七格，是將「到大乘眾生」作為「行為處所」（nimitta）之義。

katī-vidham alamkāram karoti/pañcavidham/śliṣṭām artha-
gatiṁ niruttara-gatāṁ pañcātmikāṁ darśayan/śliṣṭām iti
yuktāṁ niruttara-gatāṁ iti anuttara-yāna-gatāṁ⁴⁴/

【波頗】[8] 問：問：以幾義莊嚴？答：略以五義示現。

【HM】[8]〔問：〕作幾種莊嚴？〔答：〕五種。說示五種相合、無上義趣。「相合」者相應也。「於無上」者於無上智也。

可見 MSA1.k.1 的詩偈的內容，以及散文解釋之疑問代詞的七個格位與疑問數詞，在順序上合乎①主格乃至⑦處格、⑧數量

⁴³ 長尾：Ed.: - -, read mahāyāna (L., A., Ns.)。

⁴⁴ 長尾：Ed.: anuttarajñānagatāṁ, read anuttarayānagatāṁ (L., Tib.)。

詞的順序，也即是合乎「八義」與八何詞對應關係。但是此處沒有如 MSA 第 16 品「波羅蜜」之第 52-56 倭、第 17 品第 1-5 倭「明供養分別」、第 17 品第 9-14ab 倭「明師事分別」之 [1] 依主 (*āśraya*) 乃至 [8] 依處 (*niśraya*) 等可以實質表達梵語之七個格位以及數量關係代詞的用語。

此外，長尾（2007, p. 3 注 3）、龍谷（2009, p. 84 注 2）都認為：如上述的初二偈，是《大乘莊嚴經論》的序偈，本論之所說可以集約於「如所有性」（*yathāvad-bhāvikatā*）與「盡所有性」（*yāvad-bhāvikatā*）二義。也即：*k.1abc*（第一偈前三句）是以 *kāpadeśa*（文法七格）說明「如所有性」；*k.1d-k.2*（第一偈後一句與第二偈）是說明以五種意趣說明「盡所有性」。也即是：說到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 時，經常是先說「如所有性」，接著說明其內容有幾種（盡所有性）之二義。⁴⁵

簡言之，長尾（2007）與龍谷（2009）主張：「如所有性」、「盡所有性」與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有如下的對應關係：

如所有性（*yathāvad-bhāvikatā*）：文法七格 =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 的前七義盡所有性（*yāvad-bhāvikatā*）：五種 =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 的第八義「種類議決法」

⁴⁵ 長尾（2007, p. 3 注 3）：上述の如く初二偈は、本論全体の序偈であり、本論の所説を如所有性 *yathāvadbhāvikatā* と 尽所有性 *yāvadbhāvikatā* の二義に集約して説く。すなわちそれは *k. 1abc* があるがままの在り方（如所有）を *kāpadeśa* すなわち文法上の七格を以て説き、*k.1d-k.2* が、ある限りの在り方（尽所有）を五種の意味あいとして説くというのである。すなわち *kāpadeśa* 或いは *yāpadeśa* が説かれた時は、常にそれが如所有とそれに統いてその内容が幾つ種類かという尽所有との両義が説かれるのである。龍谷（2009, p. 84 注 2）幾乎相同的論述，只補充如下的用語或梵語：……尽所有性（ある限りの在り方）を五種類の意義の趣（*arthagati*）……。

但是，從《瑜伽師地論》卷 26 對「如所有性」、「盡所有性」的如下定義來看，似乎有再思考的必要性。

「云何事邊際性（vastu-paryantatā）？謂若所緣⁴⁶、盡所有性（yāvad-bhāvikatā）、如所有性（yathāvad-bhāvikatā）。

云何名為盡所有性？謂色蘊外、更無餘色；受想行識蘊外、更無有餘受想行識；一切有為事、皆五法所攝；一切諸法、界處所攝；一切所知事、四聖諦攝。如是名為盡所有性。

云何名為如所有性？謂若所緣、是真實性（bhūtatā）；是真如性（tathatā）；由四道理、具道理性。謂觀待道理、作用道理、證成道理、法爾道理。如是若所緣境盡所有性、如所有性、總說為一事邊際性。」⁴⁷

對於「盡所有性」的定義「色蘊外、更無餘色；受想行識蘊外、更無有餘受想行識；一切有為事、皆五法所攝……」與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 的第八義「種類議決法」是有關係，這或許可以從拙文第四節之（四）八何詞」、「八若詞的議決法之「種類議決法」與源自《阿含》、《尼柯耶》之五蘊的十一種觀察法與定義有關的論述來佐證。

但是「如所有性」的定義「若所緣、是真實性（bhūtatā）；是真如性（tathatā）；由四道理、具道理性。謂觀待道理、作用道理、證成道理、法爾道理」，如何與長尾（2007）與龍谷（2009）所主張的「文法七格 =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 的前七義」產生關係？似乎是有待商榷。

⁴⁶ 有關「所緣」（ālambana），可參考：釋惠敏（1994），《声聞地における所縁の研究》。

⁴⁷ CBETA T30, no.1579 p. 427, b28~c08; YBh Sh-ST p. 354, 16~356, 12.

四、AS 與 ASBh 之「八何詞（*aṣṭākāra-kāpadeśa*）」、 「八若詞（*aṣṭākāra-yāpadeśa*）」的解說及其相關議題

如前所說，梵本《大乘莊嚴經論》雖然有出現“*kāpadeśa*”（MSA1. c.1）與“*yāpadeśa*”（MSA16. c. 52）的梵語用詞，以及(1)若能（*yaś*，①主格）乃至(8)盡所有種類（*yāvad-prakāra*）布施（*dadāti*，動詞），此是布施（*dāna*，名詞）的說明，但是唐朝貞觀4年至6年（630-633）⁴⁸間，波頗所譯的《大乘莊嚴經論》被省略，沒有中譯。

646年，玄奘所漢譯的《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⁴⁹（安慧菩薩糅）〈4論品〉以及玄奘652年所漢譯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無著菩薩造）卷7〈4論議品〉才將“*aṣṭākāra-kāpadeśa*”與“*aṣṭākāra-yāpadeśa*”漢譯為「八何詞」與「八若詞」，⁵⁰並且完整漢譯其相關的解釋與用例，如下所論：

由於《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Abhidharma-Samuccaya-*

⁴⁸ 李百藥之「《大乘莊嚴經論》序」：「粵以貞觀四年（630年，66歲），恭承明詔。又敕尚書左僕射〔邱一丘十千〕國公房玄齡，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杜正倫銓定，義學法師慧乘、慧朗、法常、智解、曇藏、智首、道岳、惠明、僧辯、僧珍、法琳、靈佳、慧贊、慧淨、玄謨、僧伽等，於勝光寺共成勝業。又敕太府卿蘭陵男蕭璟監掌修緝。……慧淨法師，聰敏博識，受旨綴文。玄謨法師，善達方言，又兼義解，至心譯語，一無紕謬。以七年（633，69歲）獻春，此始撰定斯畢，勒成十有三卷，二十四品。」（CBETA, T31, no. 1604, p. 590, a12-24）

⁴⁹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安慧菩薩糅）是《大乘阿毘達磨集論》（無著菩薩造）的註釋書。

⁵⁰ 長尾（2007, p. 5）注1有提到《翻譯名義大集》（Mvy.）、「《雜集論》與八何詞、八若詞的關係如下：「Mvy. 7619 に *kāpadeśa*, *ci žes bstan pa*, 如何指示とあるのがそれであり、本論 xvi.52 以下の六偈が六波羅蜜の一々を説明するときもこの形式を採っている。Mvy. 7620, *yāpadeśa*, *gaṇ žes bstan pa*, というのも同様の意味を持つと考えられる。『集論』p. 768b, ASbh. §201A に八何詞・八若詞を以て等論決択するというのは、Mvy. の *kāpadeśa*, *yāpadeśa* の両者を指している。」但是沒有詳細討論。

Bhāṣya，以下簡稱《雜集論》或 ASBh) 是《大乘阿毘達磨集論》(Abhidharma-Samuccaya，以下簡稱《集論》或 AS) 的註釋書，所以我們先討論《集論》。

(一) AS《集論》〈4 論議品〉之「等論 (samprāśna) 決擇」

《集論》卷 7 〈4 論議品〉：「云何論議決擇 (sāmkathya-viniścaya)？略說有七種。謂：(1) 義 (artha) 決擇、(2) 釋 (vyākhayā) 決擇、(3) 分別顯示 (prabhidya-saṃdarśana) 決擇、(4) 等論 (samprāśna) 決擇、(5) 攝 (saṃgraha) 決擇、(6) 論軌 (vāda) 決擇、(7) 祕密 (abhisandhi) 決擇。」⁵¹

其中，第四「等論 (samprāśna) 決擇」，《集論》有如下進一步與“aṣṭākāra-kāpadeśa”與“aṣṭākāra-yāpadeśa”有關的說明：「何等等論 (samprāśna) 決擇？謂：依八何 (aṣṭākāra-kāpadeśena)、八若之詞 (aṣṭākāra-yāpadeśena)，問答決擇一切真偽 (praśna-vyākaraṇena sarva-satya-mithya viniścayah)。復有四種等論決擇道理？一能破、二能立、三能斷、四能覺。」⁵²

所謂「等論 (samprāśna)」⁵³ 有「asking 等，詢問」之意，在說明中則有進一步「問答決擇一切真偽 (praśna-vyākaraṇena

⁵¹ CBETA, T31, no. 1605, p. 693, a9-11; AS §198-198c: Pradhan 102, 17-102, 20。

⁵² CBETA, T31, no. 1605, p. 693, b4-6; AS §201A: Pradhan 103, 19-104, 1。八若 [4] 之詞，[4] 之 = 文【明】。《瑜伽論記》卷 5：「等論決擇者，謂依八何、八若之詞，問答決擇一切真偽。」(CBETA, T42, no. 1828, p. 404, b9-10)。

⁵³ MW:2 [sam-praśn'a] m. asking , inquiring about (comp.), inquiry, question ([°prazno]’ [tra na vidyate], ‘there is here no question, it is a matter of course’) RV. MBh. Kāv. & c.

→ courteous inquiry MW.

→ a refuge , asylum (Ved.) ib.

sarva-satya-mithya viniścayah)」的解釋，表達這是「以問答的方式（*praśna-vyākaraṇena*⁵⁴）」，玄奘並將“*aṣṭakāra-kāpadeśa*”與“*aṣṭakāra-yāpadeśa*”漢譯為「八何詞」與「八若詞」。對此，646年，玄奘所漢譯的《雜集論》（安慧菩薩糅）〈4 論品〉則舉例解釋如下：

(二) ASBh《雜集論》〈4 論品〉之「八何詞 (*aṣṭakāra-kāpadeśa*)」、「八若詞 (*aṣṭakāra-yāpadeśa*)」

1. ASBh《雜集論》〈4 論品〉八何詞之舉例：「何誰」無所得？……

《雜集論》卷 15 〈4 論品〉：「八何詞 (*aṣṭakārah kāpadeśas*) 者，且如問言 (tadyathā)：

- ①何誰 (kaḥ) 無所得 (nopalabhatे)？謂：已得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 (prajñā-pāramitābhī bodhi-sattvah)。
- ②何所 (kim) 無所得？謂：所取相 (grāhya-lakṣaṇam)、能取相 (grāhaka-lakṣaṇam)。
- ③用何 (kena) 無所得？謂：用般若波羅蜜多 (prajñā-pāramitayā)。
- ④為何 (kasmai) 無所得？謂：為救脫一切有情 (sarva-sattva-paritrāṇārtham)，令住無上正等菩提 (anuttarāyai samyak-saṃbodhaye)。

⁵⁴ *vyākaraṇena* 是 *vyākaraṇa*（解釋，記別）的具格。MW:2[*vy-ākaraṇa*] n. separation, distinction, discrimination MBh.
 → explanation, detailed description ib. Su r.
 → manifestation, revelation MBh. Hariv.
 → (with Buddhists) prediction, prophecy (one of the nine divisions of scriptures Dharmas. 62) SaddhP. & c. ……。

⑤由何（kutaḥ）無所得？謂：由遇佛出世（buddhotpādārāgaṇataḥ）、聽聞正法（saddharma-śravaṇataḥ）、如理作意（yoniśo-manaskārataḥ）、法隨法行（dharmānudharma-pratipattitataḥ）。

⑥何之（kasya）無所得？謂：一切法之（sarva-dharmāṇām）無所得。

⑦於何（kutra）無所得？謂：於勝解行地（adhimukti-caryā-bhūmau），乃至（yāvad）第十菩薩地（daśamyām bodhi-sattva-bhūmau）。⁵⁵

⑧幾何（katividha）無所得？謂十一種（ekādaśa-vidha）。」⁵⁶

對於「十一種（ekādaśa-vidha）」，《雜集論》有再繼續解釋，拙文將於下一節（四）之（四）「八何詞」、八若詞的議決法之種類議決法中再討論。於此，對於如上所引《雜集論》八何詞（kāpadeśa）的解釋，可用如下圖表（【表六】）說明：

表六：ASBh《雜集論》〈4 論品〉八何詞之舉例與梵語格位的對照

八格	ASBh (kāpadeśa)	玄奘漢譯	ASBh	玄奘漢譯
①主格	kaḥ [nopalabhatē]	何誰〔無 所得〕	prjñā-pāramitābhī bodhi-sattvah ①主格	已得般若波羅 蜜多菩薩摩訶 薩

⁵⁵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401卷—第600卷）》卷590：「若菩薩摩訶薩為疾證得一切智智，與諸有情作大饒益，常勤修學若勝解行地、若極喜地、若離垢地、若發光地、若焰慧地、若極難勝地、若現前地、若遠行地、若不動地、若善慧地、若法雲地（第十地）、若等覺地，心無退轉，是菩薩摩訶薩安住精進波羅蜜多。」（CBETA, T07, no. 220, p. 1051, a21-26）

⁵⁶ CBETA, T31, no. 1606, p. 768, b13-21; ASBh. Tatiā 149, 17-24.

八格	ASBh (kāpadeśa)	玄奘漢譯	ASBh	玄奘漢譯
②受格	kam	何所	grāhya-lakṣaṇam grāhaka-lakṣaṇam ② 受格 ca	所取相、能取相
③具格	kena	用何	prajñā-pāramitayā ③ 具格	用般若波羅蜜多
④與格	kasmai	為何	sarva-sattva- paritrāṇārtham anuttarāyai samyak- sambodhaye ④與格	為救脫一切有情，令住無上正等菩提
⑤從格	kasmād	由何	buddhotpādārāgaṇataḥ saddharma-śravaṇataḥ yoniśo-manaskārataḥ dharmānuḍharmā- pratipattitāḥ ⑤從格	由遇佛出世、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
⑥屬格	kasya	何之	sarva-dharmāṇām ⑥ 屬格	一切法之無所得
⑦處格	kasmin	於何	adhimukti-caryā- bhūmau yāvad daśamyām bodhi- sattva-bhūmau ⑦處格	於勝解行地，乃至第十菩薩地
⑧數量	katividha	幾何	ekādaśa-vidha	十一種

這是以「無所得（nopalabhatē）」的動詞為例，配合梵語之疑問代詞（Interrogative Pronoun）語幹（stem）“ka”⁵⁷，以① kah（何誰），② kim（何所）……⑦ kutra（於何）等七個格位，以及疑問數詞⑧ katividha（幾何）的“aṣṭākāra-kāpadeśa”的問答決擇論述，玄奘漢譯為「八何詞」，以表達這是以「八」個「何」的問答句之決擇論述。梵本《大乘莊嚴經論》雖然有出現“kāpadeśa”（MSA1. c.1），但是【波頗】漢譯本（630-632）也

⁵⁷ MG 113; p. 78.

沒有譯出。

對於梵語 *astākāra-kāpadeśa*，玄奘之漢譯為「八何詞」，現代日本學術界（龍谷 2009，p. 85）之日譯為「誰が云々の注解（kāpadeśa; ci zhes bstan pa）」⁵⁸（誰云云之注解）。若是考量現代中譯詞，拙文建議用「八種疑問代詞議決法」或簡稱「八疑問詞論法」。因為，“*kāpadeśa*”複合語的前詞“*ka*”表示梵語之疑問代詞（Interrogative Pronoun）的語幹（stem）⁵⁹之名詞七種格位變化，以及第八種“*kati*”（how many）⁶⁰各表示梵語之疑問數詞。

所謂「議決法」是參考如上所述《集論》卷 7〈4 論議品〉：「何等等論（*samprāśna*）決擇？謂：依八何、八若之詞，問答決擇一切真偽」，所謂「等論（*samprāśna*）」有「*asking* 等，詢問」之意，「問答決擇一切真偽」的解釋，表達這是「以問答的方式（*praśna-vyākaraṇena*）」。拙文將「問答」簡稱為「論議」之「議」，「決擇」簡稱為「決」，因此建議翻譯為「議決法」。

此外，如上所述（第四節之（一）AS《集論》〈4 論議品〉之「等論決擇」），《集論》卷 7〈4 論議品〉之「八何、八若之詞，問答決擇一切真偽」的「等論決擇」是屬於七種「論議決擇（*sāmkathya-viniścaya*）」之第四種，因此也可以將「論議決擇」簡稱為「議決」。

⁵⁸ 龍谷（2009, p. 85）：「誰が云々の注解（kāpadeśa; ci zhes bstan pa）」は一種の註釈の形式であって、文法上の呼格以外の七格によって表現される *kāraka* である「行為を成立させるもの（*kriyāsādhana*）」と *sambandha*（關係）にもとづいて行為主体が何であり、行為対象が何であるか等を明らかにするものである。

⁵⁹ MG 113-114; p. 78.

⁶⁰ MG 118; p. 80.

2. ASBh 《雜集論》〈4 論品〉八若詞之舉例：「若能」無所得……

對於「〔八〕若詞」([aṣṭākārah] yāpadeśas) 的解釋，《雜集論》只類比「〔八〕何詞」([aṣṭākārah] kāpadeśas) 之「無所得 (nopalabhatē)」動詞的解釋例，簡述（①～⑧表示相對的梵語名詞①主格乃至⑦處格以及⑧數量詞）如下：

yathā kāpadeśa evam yāpadeśa yo nopalabhatē yad yena
yasmai yato yasya yatra nopalabhatē yāvad vividhaś
cānupalambha iti/(ASBh §201A; Tata 149, 17-150, 2)

「如「何詞」(kāpadeśa)，「若詞」亦爾。謂：①若能(yah)無所得，②若所(yad)無所得，③若用(yena)無所得，④若為(yasmai)無所得，⑤若由(yatah)無所得，⑥若彼(yasya)無所得，⑦若於(yatra)無所得。⑧若爾所(yāvad vividhah)無所得，如是一切處盡當知。」⁶¹

漢語語法中雖然沒有關係代名詞，玄奘則以「若」（若能、若所……若爾所）來翻譯梵語的關係代名詞 yad。⁶² 對於《雜集論》卷 15「八何詞」(aṣṭākārah kāpadeśas) 與「八若詞」(aṣṭākārah yāpadeśas) 的解釋的對照，可以用如下的圖表（【表七】）來說明：

⁶¹ CBETA, T31, no. 1606, p. 768, b21-c1。「若彼無所[3]得」之校注[3]得+（若為無所得若由無所得若彼無所得）【明】。

⁶² 玄奘之其他譯例：《瑜伽師地論》[2 發心品] 卷 35：「云何修行諸菩薩行？略說菩薩若所(yatra)學處、若如是(yathā)學、若能(ye)修學、如是一切總攝為一、名菩薩行。」(YBh T30, no.1579 p. 482, c03-c05)

表七：ASBh《雜集論》〈4 論品〉「八何詞」與「八若詞」的解釋的
對照表

八格	ASBh (kāpadeśa)	玄奘漢譯 「八何 詞」	ASBh (yāpadeśa)	玄奘漢譯 「八若詞」
①主格	kaḥ [nopalabhatē]	何誰〔無 所得〕	yah [nopalabhatē]	若能〔無所得〕
②受格	kaṁ	何所	yad	若所
③具格	kena	用何 *	yena	若用
④與格	kasmai	為何 *	yasmai	若為
⑤從格	kasmād	由何 *	yataḥ	若由
⑥屬格	kasya	何之	yasya	若彼〔之？〕
⑦處格	kasmin	於何 *	yatra	若於
⑧數量	katividha	幾何 *	yāvad vividhah	若爾所

其中，玄奘所譯「八何詞」之③具格「用何」（kena）* 乃至⑧數量「幾何」（katividha）* 之 5 個漢語疑問代詞在語序方面，沒有將「何」置於詞首而置於詞之第二位，不能如①主格「何誰」（kaḥ）、②受格「何所」（kaṁ）、⑥屬格「何之」（kasya）等三種漢語疑問代詞，將「何」置於詞首。玄奘所譯「八若詞」之①主格「若能」（yah）乃至⑦處格「若於」（yatra）之漢語關係代詞，⑧數量「若爾所」（yāvad vividhah）的數量關係代詞，也是都將「若」置於詞首。因此，以 * 表示的 5 個漢語疑問代詞在語序差異，可能是因為「用、為、由、於」等 4 個漢語介詞與疑問數詞「幾何」的語序需要在詞首，其餘相關語言學問題或許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議題。

此外，目前刊行的版本之⑥屬格「若彼」（yasya），有「若彼無所 [3] 得」之 [3] 校注，說明【明】本是「得 + (若為無所得若由無所得若彼無所得)」，但是比照玄奘所譯「八

何詞」之⑥屬格「何之」（*kasya*），玄奘所譯「八若詞」之⑥屬格「若彼」（*yasya*），有可能（？）是⑥屬格「若彼之」（*yasya*）。

對於梵語 *aṣṭākārah yāpadeśas*，玄奘之漢譯為「八若詞」詞，現代日本學術界（龍谷 2013，p. 280）之日譯為「何が云々という〔八格による〕注解（*yāpadeśa*）」⁶³（所謂云云〔以八格〕注解），若是考量現代中譯詞，拙文建議用「八種關係代詞議決法」或簡稱「八關係詞論法」。因為，“*yāpadeśa*”複合語的前詞“*ya*”表示梵語之關係代名詞（Relative Pronoun）的語幹（stem）⁶⁴之名詞七種格位變化，以及第八種“*yāvad*”（as much）⁶⁵各表示梵語之數量關係代詞。

如上於《雜集論》卷 15 〈4 論品〉：「八何詞（*aṣṭākārah kāpadeśas*）者，且如問言（*tadyathā*）：①何誰（*kah*）無所得（*nopalabhatē*）？謂：已得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無所得（*nopalabhatē*）」的動詞為例之外，《雜集論》卷 16 〈4 論品〉也有以「信」的動詞為例，簡述：「八何詞者，謂：①何誰信？②何所信？③用何信？④為何信？⑤由何信？⑥何之信？⑦於何信？⑧幾何信？八若詞者。謂：①若能信，②若所信，③若用信，④若為信，⑤若由信，⑥若彼信，⑦若於信，⑧若爾所信，如是等無量法門皆有八種。」⁶⁶由此，可見八何詞

⁶³ 龍谷（2013, p. 280）：世親釈は、八要義の内容を上記のように説明した後、この内容が「これまた《何が云々という〔八格による〕注解（*yāpadeśa*）》であると知るべきである。

⁶⁴ MG 114; p. 78.

⁶⁵ MG 118; p. 80.

⁶⁶ CBETA, T31, no. 1606, p. 770, b19-23. (1) 何 [8] 誰信？之校注 [8] 誰=能【明】。

（kāpadeśa）」、八若詞的議決法可以適用於「無量法門」。

（三）AS 與 ASBh 之「八若詞」（aṣṭākāra-yāpadeśa） 與 MSA「八義」的關係

由此可見 AS 與 ASBh 之「八何詞（aṣṭākāra-kāpadeśa）」、「八若詞（aṣṭākāra-yāpadeśa）」的解說是以梵語之疑問代詞之①「何誰」（kah）無所得？謂：已得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②「何所」（kim）……⑦「於何」（kutra）等七個格位，以及疑問數詞⑧「幾何」（katividha）無所得」的問答決擇舉例，以及對於「八若詞」（aṣṭākārah yāpadeśas）之①主格「若能」（yah）乃至⑦處格「若於」（yatra）之漢語關係代詞，⑧數量「若爾所」（yāvad vividhah）的數量關係代詞，其梵語名詞格位都是按照①主格乃至⑦處格以及⑧數量詞的順序。而且八何詞（kāpadeśa）」、八若詞的議決法可以適用於「無量法門」。

但是，如上（三）MSA 第 16 品「波羅蜜」之第 52-56 億之「八若詞」所述或【表四】，布施波羅蜜（MSA16.c. 52）內容的梵語格位不僅沒有按照梵語之七個格位的順序對應，而且也沒有具備梵語之七個格位。只有在最右欄（散文解釋的最後一段梵語）—（MSA16.c. 52）so 'yam yāpadeśo veditavyah（應知此是 yāpadeśa）—，有按照梵語之七個格位的順序：(1) 若能（yaś ①主格）……(7) 若於（yatra，⑦處格）以及 (8) 盡所有種類（yāvad-prakāra）的對應。

因此，筆者認為：所謂 yāpadeśa 之間答決擇形式的判準，在內容說明方面，不一定需要按照梵語之七個格位的順序對應，而且也不一定具備梵語之七個格位。只要在內容之實質上

有合乎梵語之七個格位以及數量詞的功能或意義，例如：(1) 依主 (*āśraya*，①主格) 乃至 (7) 土 (*kṣetra*，⑦處格) 、(8) 依處 (*niśraya*，⑧數量詞) 等「八〔要〕義、八種觀點」即可，因為此八種觀點可以對應梵語名詞之七個格位以及數量關係代詞。

換言之，此八義」有類似 *Pāṇini* 之表達梵語名詞與動詞關係 (*kāraka*) 之六個格位：① *karṭṛ*（行為主體，主格）、② *karman*（行為對象，受格）、③ *karaṇa*（行為手段，具格）、④ *sampradāna*（行為目的，與格）、⑤ *apādāna*（行為起點，從格）、⑦ *adhikaraṇa*（行為場所，處格），以及⑥ *sambandha*（名詞間的關係，屬格），還有⑧數量詞。因此，於 MSA (16.c. 52) 之最後說：*so 'yam yāpadeśo veditavyah*（應知此是 *yāpadeśa*），並且以 (1) 若能 (*yaś* ①主格) ……(7) 若於 (*yatra*，⑦處格) 以及 (8) 盡所有種類 (*yāvad-prakāra*) 來說明，可以如下的圖表（【表八】）表示：

表八：MSA 第 16 品「波羅蜜」之第 52 假之 *kāraka*、八義、八若詞 (*yāpadeśa*) 關係對照表

<i>kāraka</i>	八格作用	八格	布施波羅蜜八義	布施 (16.c. 52)	<i>yāpadeśa</i>
1. <i>kartṛ</i>	行為主體	①主格	(1) 能依 (<i>āśraya</i>)	菩薩 (①主格)	<i>yah</i>
2. <i>karman</i>	行為對象	②受格	(2) 事物 (<i>vastu</i>)	[1] 對於物質性布施，內身體是最高等 (①主格)；[2] 對於無畏布施，從惡趣輪迴怖畏，〔給予〕無畏 (②受格)；[3] 對於法布施，〔給予〕大乘 (②受格)	<i>yad</i>

kāraka	八格作用	八格	布施波羅蜜 八義	布施（16.c. 52）	yāpadeśa
3. karāna	行為 手段	③具格	(3) 動機 (nimitta)	悲憫（①主格）	yena
4. saṃpradāna	行為 目的	④與格	(4) 廻向 (parināmana)	以彼，希求大菩提 果（①主格）	yasmai
5. apādāna	行為 起點	⑤從格	(5) 原因 (hetu)	過去布施波羅蜜串 習之熏習（①主格）	yataḥ
6. saṃbandha	關係	⑥屬格	(6) 智 (jñāna)	無分別智（①主 格），以彼，施 者、施物、受者無 分別故（⑤從格）	yasya
7. adhikarāna	行為 處所	⑦處格	(7) 土 (kṣetra)	五類〔眾生〕。求 人、苦人、無依 人、惡行人、具德 人（①主格）	yatra
8. katividha	數量 疑問 詞	⑧數量	(8) 依處 (niśraya)	三類〔勝解、作 意、三昧〕（①主 格）。依彼（②受 格）而布施。	yāvat- prakāram

同樣的，若以 MSA 第 17 品第 1-5 喀「明供養分別」為例，雖然在內容上，〔諸佛〕現前不現前（②受格）、以衣服等（③具格）、起深善淨心者（⑥屬格）、為滿於二聚（④與格）、常願（⑤從格）不虛度諸佛出世時（⑦處格）、三輪之（⑥屬格）無所得（①主格）、為成熟無量眾生故（④為格／與格）、別類（①主格）：〔十一類〕，沒有按照梵語名詞七個格位的順序，但是在對應的實質意義(1) 依主 (āśraya, ①主格) 乃至 (7) 土 (kṣetra, ⑦處格)、(8) 依處 (niśraya, ⑧數量詞) 是有呼應梵語名詞七個格位的順序，可以如下的圖表（【表九】）表示：

表九：MSA 第 17 品第 1-5 僥「明供養分別」之 kāraka、八義、八若詞（yāpadeśa）關係對照表

kāraka	八格作用	八格	MSA 「八義」	供養 (17.k.1-4)
1. kartṛ	行為主體	①主格	(1) 依主 (āśraya)	〔諸佛〕現前不 現前 (②受格)
2. karman	行為對象	②受格	(2) 事物 (vastu)	以衣服等 (③具 格)
3. karaṇa	行為手段	③具格	(3) 動機 (nimitta)	起深善淨心者 (⑥屬格)
4. sampradāna	行為目的	④與格	(4) 迴向 (parināmana)	為滿於二聚 (④ 與格)
5. apādāna	行為起點	⑤從格	(5) 原因 (hetu)	常願 (⑤從格) 不虛度諸佛出世 時 (⑦處格)
6. saṃbandha	關係	⑥屬格	(6) 智 (jñāna)	三輪之 (⑥屬 格) 無所得 (① 主格)
7. adhikarana	行為處所	⑦處格	(7) 土 (kṣetra)	為成熟無量眾生 故 (④為格)
8. katividha	數量疑問詞	⑧數量	(8) 依處 (niśraya)	別類 (①主 格) : [十一 類]

最後，我們可以如下圖表【表十】比較上述 MSA 「供養諸佛、師事善友、布施波羅蜜」之八義與其所描述的具體實質內容，也可以發現有一些類似的描述。

表十：比較 MSA 「供養諸佛、師事善友、布施波羅蜜」之八義與其所描述的內容

八格	MSA 供養、 師事、布施 「八義」	供養 (17.k.1-4)	師事 (17.10-14ab)	布施 (16.c.52)
①主格	(1) 依主 (āśraya)	〔諸佛〕現前 不現前 (②受 格)	具憶師友 (②受 格)	菩薩 (①主格)
②受格	(2) 事物 (vastu)	以衣服等 (③ 具格)	以共敬利養、侍 奉 (③具格) 及 從修持 (⑤從 格)	[1] 對於物質性布 施，內身體是最高 (①主格)；[2] 對 於無畏布施，從惡趣 輪迴怖畏，〔給予〕 無畏 (②受格)； [3] 對於法布施， 〔給予〕大乘 (②受 格)
③具格	(3) 動機 (nimitta)	起深善淨心者 (⑥屬格)	於法有如實知之 意樂 (①主格) (2) 適時 (3) 謙恭	悲憫 (①主格)
④與格	(4) 迴向 (parināmana)	為滿於二聚 (④與格)	不貪求恭敬利 養，為修成就 (④與格)	以彼，希求大菩提果 (①主格)
⑤從格	(5) 原因 (hetu)	常願 (⑤從 格) 不虛度諸 佛出世時 (⑦ 處格)	從隨順所教而修 行 (⑤從格)	過去布施波羅蜜串習 之熏習 (①主格)
⑥屬格	(6) 智 (jñāna)	三輪之 (⑥屬 格) 無所得 (①主格)	以智慧 (③具 格)，獲得善巧 於小乘，應努力 於自乘之 (⑥屬 格) 成就。	無分別智 (①主 格)，以彼，施者、 施物、受者無分別故 (⑤從格)
⑦處格	(7) 土 (kṣetra)	為成熟無量眾 生故 (④為 格)	為成熟無量眾生 故 (④為格)， 為淨化淨土故 (④為格)	五類〔眾生〕。求 人、苦人、無依人、 惡行人、具德人 (① 主格)
⑧數量	(8) 依處 (niśraya)	別類 (①主 格)：〔十一 類〕	具備承擔於法之 功德者 (①主 格)，彼不以財 而師事善友	三類〔勝解、作意、 三昧〕 (①主格)。 依彼 (②受格) 而布 施。

從上表，我們可以觀察到：

第一組內容是：〔諸佛〕現前不現前（②受格）、具德師友（②受格）、菩薩（①主格），在文法的格位不都是用①主格，但都是有與①主格相呼應的（1）依主（āśraya）的實質意義。換言之，供養、師事的「依主」是：諸佛、師友；布施波羅蜜多的主體（主格）是菩薩。

第二組內容是：以衣服等（③具格）；以恭敬利養、侍奉（③具格）及從修持（⑤從格）；[1] 對於物質性布施，內身體是最高（①主格）；[2] 對於無畏布施，從惡趣輪迴怖畏，〔給予〕無畏（②受格）；[3] 對於法布施，〔給予〕大乘（②受格）。雖然在文法的格位不同，但都是有與②受格相呼應的（2）事物（vastu）的實質意義。

第三組內容是：起深善淨心、於法有如實知之意樂、悲憫，雖然在文法的格位不是③具格，但是有表達「以某種心態」（～③具格）修某類修行之（3）動機（nimitta）的實質意義。

第四組內容是：為滿於二聚（④與格）、不貪求恭敬利養，為修成就（④與格），都是用④與格，而「以彼，希求大菩提果（①主格）」之「希求」（prārthana）有與④與格（行為的目的）相呼應的（4）廻向（parināmana）的實質意義。

第五組內容是：常願（⑤從格）不虛度諸佛出世時（⑦處格）、從隨順所教而修行（⑤從格）主要是用⑤從格，而「過去布施波羅蜜串習之熏習（①主格）」也是有表達與⑤從格相呼應的（5）原因（hetu）的實質意義。

第六組內容：三輪之（⑥屬格）無所得（①主格）〔智〕、

以智慧（③具格）、獲得善巧於三乘，應努力於自乘之（⑥屬格）成就，雖然在文法的格位不完全是用⑥屬格，也都與（6）智（jñāna）有關。

第七組表達（7）土（kṣetra，⑦處格）內容：為成熟無量眾生故、為成熟無量眾生故、五類〔眾生〕都是與「眾生」有關。此外，也與上述第三節之（四）MSA 第 1 品「緣起」第 1 儻之「八何詞（kāpadeśa）」議決法之「知義者（①主格），[2] 作分別義（②受格），[3] 以無垢語句（③具格），[4] 為苦之出離故（④與格），於受苦眾生（⑦處格），[5] 從悲愍（⑤從格），彼（悲愍）所成者（①主格），無上乘所說軌則法之（⑥屬格），於到彼之眾生（⑦處格），說示五種（⑧數量詞）相合、無上義趣。」之⑦處格也是與「眾生」有關，或許我們可以說：MSA 所表達大乘佛法，將「眾生」視為值得耕耘的「土」（kṣetra），是行菩薩道行為的處所（⑦處格）。

（四）八何詞（kāpadeśa）」、「八若詞（yāpadeśa）」的議決法之「種類議決法」與源自《阿含》、《尼柯耶》之五蘊的十一種觀察法與定義有關

如上所述，ASBh《雜集論》〈4 論品〉對於八何詞有如下舉例說明：「八何詞（aṣṭakārah kāpadeśas）者，且如問言（tadyathā）：①何誰（kah）無所得（nopalabhatē）？謂：已得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幾何（katividha）無所得？謂十一種（ekādaśa-vidha）。」然後對第八之「種類議決法」，有再繼續作如下的解釋：

「一、已生已滅（utpanna-niruddha）。二、未生（anutpanna）。三、現前（sammukhī-bhūta）。

四、因力所生 (hetu-balotpanna)。五、善友力所生 (mitra-balotpanna)。六、一切法無所得 (sarva-dharmānupalambha)。七、空性無所得 (śunyatānupalambha)。八、有我慢 (sāsmimāna)。九、無我慢 (nirasmimāna)。十、未具資糧 (asambhṛta-sambhārasya)。十一、已具資糧 (sambhṛta-sambhārasya)。如是十一無所得。隨所有過去、未來、現在 (atītānāgata-pratyutpannam)。若內、若外、若龐、若細、若劣、若勝、若遠 (dūre)、若近 (antika)，次第應知。」⁶⁷

所謂「十一種」的「種類議決法」是於「過去、未來、現在；若內、若外；若龐、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五組的論門有關，如下表【表十一】所示：

表十一：「十一種」與五組論門的對照表

已生已滅、 未生、現前	因力所生、 善友力所生	一切法無所 得、空性無 所得	有我慢、無 我慢	未具資糧、 已具資糧
1. 過去、未 來、現在	2. 若內、若 外	3. 若龐、若 細	4. 若劣、若 勝	5. 若遠、若 近

所謂「過去、未來、現在；若內、若外；若龐、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五組的論門於 MSA 第 17 品「供養諸佛」第 7 偲、「師事善友」第 14cd-15 偲，改稱為「若因、若果；若內、若外；若龐、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是作為「八若詞」之外，別的 (apara)⁶⁸ 種類分類方式 (prakāra-

⁶⁷ CBETA, T31, no. 1606, p. 768, b21-26. ASBh. Tatiā 149, 24-28.

⁶⁸ ity ayam adhvādibhedenāparah prakārabhedah/。龍谷：adhvādio (Tib, Chin): arthādio (Le, Ns, Nc, A, B)。

bheda），不是如 ASBh 《雜集論》〈4 論品〉當作「八何詞」（或「八若詞」也類似）之第八「⑧幾何（katividha）無所得？謂十一種（ekādaśa-vidha）」數量詞的說明，其對照表（【表十二】）如下所示：

表十二：AS 與 MSA 之五組論門的對照表

1. 過去、未來、現在	2. 若內、若外	3. 若麤、若細	4. 若劣、若勝	5. 若遠、若近
1. 因、果	2. 若內、若外	3. 若麤、若細	4. 若劣、若勝	5. 若遠、若近

其實，上述 ASBh 與 MSA 之十一種「種類議決法」或五組論門源自《阿含》、《尼柯耶》之五蘊的十一種觀察法與定義有關。例如：

《雜阿含》30：「輸屢那（Soṇo）！當知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色不是我，不異我，不相在，是名如實知。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識不是我，不異我，不相在，是名如實知。」⁶⁹

《相應尼柯耶》S. 22. 49. Soṇo（輸屢那）Tasmātiha Soṇa
yam kiñci rūpam atītānāgatapaccuppannam ajjhattam vā bahiddhā

⁶⁹ CBETA, T02, no. 99, p. 6, b16-22。此外，律藏《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 6：「爾時世尊復告四人曰：『汝等當知！色無我，若色有我，不應生諸疾苦、能於色中作如是色不作如是色。……告曰：『是故當知！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勝、若劣，若近、若遠，如是諸色非我、非我所有、非屬於我、我不在色，由如實遍知，應如是見；……如是觀已，知諸世間實無可取。[11] 無可取故不生怖畏，無怖畏故內證圓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CBETA, T24, no. 1450, p. 128, b16-c9）

vā oḷārikam vā sukhumātā vā hīnam vā paññitam vā yam dūre santike
vā sabbam rūpam Netam mama neso ham asmi na me so attāti evam
 etam yathābhūtam sammapaññāya datthabbaṁ ...Evam passam Soṇa
 sutavā ariyasāvako rūpasmim pi nibbindati, ...Nibbindam virajjati,
 viragā vimuccati....(S. vol. 3, p. 49, 29-50, 8)

這組對五蘊的十一種觀察法或五組論門與五蘊定義，延續到大乘經論以及阿毘達摩論典，如下所引：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384 〈諸法平等品 69〉：「善現！相有二種，愚夫異生於中執著。何等為二？一者、色相。二者、無色相。何謂色相？善現！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於此剎那諸空法中，愚夫異生分別執著，是名色相。」⁷⁰

《大寶積經》卷 57：「是故應知凡是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若我多聞聖弟子眾如是觀察於色厭患，復於受想行識亦生厭患，若厭患已即不染著，既無染著即得解脫，既解脫已自知解脫，……爾時世尊說此法已，時具壽難陀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苾芻於諸有漏心得解脫。」⁷¹

⁷⁰ CBETA, T06, no. 220, p. 984, a10-15.《大智度論》卷 35 〈習相應品 3〉：「反問論」者：……「若法是無常、苦，聞法聖弟子著是法，言：是法是我、是我所不？」答曰：「不也！世尊！」佛告比丘：「從今已後，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好、若醜，是色非我所，我非此色所，如是應以正實智慧知；受、想、行、識亦如是。」如是等名「反問論」。」(CBETA, T25, no. 1509, p. 321, b28-c7)

⁷¹ CBETA, T11, no. 310, p. 334, b17-c1.《大般涅槃經》卷 31 〈迦葉菩薩品 24〉：「『善男子！我又一時為跋波比丘說：『若比丘觀 [8] 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近、若遠、若麁、若細，如是等色非我、我所。若 [9] 有比丘如是觀已，能斷色愛。』跋波又言：『云何名色？』我言：『四大名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1〈分別界品1〉：「論曰：諸有為法和合聚義是蘊義。如契經言。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如是一切略為一聚。說名色蘊。由此聚義，蘊義得成。……不可見處名遠色，在可見處名近色。過去等色如自名顯，受等亦然。隨所依力，應知遠近麁細同前。」⁷²

以上的經論中，對於色、受、想、行、識等「五蘊」，都以過去、未來、現在等，總攝為蘊。過去、未來、現在為一類，與內、外，麁、細，好、醜，遠、近，共為五大類。此五大類（十一種）論門，在瑜伽行派的 ASBh《雜集論》〈4 論品〉之「無所得」的般若波羅蜜多議題，運用於八何詞」、八若詞的議決法之「種類議決法」；在瑜伽行派的 MSA 之「供養諸佛」、「師事善友」等議題，則運用於八何詞（kāpadeśa）」、八若詞（yāpadeśa）的議決法之外，作為別的（apara）「種類議決法」（prakāra-bheda）。

五、結論

綜合以上的論述，對於可能是瑜伽行派、特別是無著（Asaṅga）論師的注釋形式的特色之一的「八何詞

色，四陰名名。』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決定說言色[10]是四大。』」（CBETA, T12, no. 375, p. 814, b29-c6）[8]色+（已）【宋】【元】【明】【聖】。[9]〔有〕—【宋】【元】【明】。[10]是+（是）【聖】。

⁷² CBETA, T29, no. 1558, p. 4, c14-p. 5, a2. 瑜伽行派的《顯揚聖教論》卷14〈成善巧品3〉：「論曰：世等別者。謂諸蘊去來等體性差別。如薄伽梵說。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等。乃至廣說。……如薄伽梵告西爾迦：汝於色蘊見如來耶？乃至汝於識蘊見如來耶？西爾迦答：不也喬答摩。如是乃至廣說……於諸蘊中自相共相皆得善巧。」（CBETA, T31, no. 1602, p. 545, c21-p. 546, a5）

（*kāpadeśa*）」、「八若詞（*yāpadeśa*）」的議題，在梵本《大乘莊嚴經論》MSA 的第 1 品「緣起」第 1 偃、第 16 品「波羅蜜」之第 52-56 偃、第 17 品 1-5 偃「明供養〔諸佛〕分別」與第 9-14ab「明師事〔善友〕分別」、玄奘所漢譯的《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4 論品〉、《大乘阿毘達磨集論》〈4 論議品〉中都有出現。但是，日本學界（例如：長尾 2009；龍谷 2013）對 MSA 第 17 品 1-5 偃「明供養〔諸佛〕分別」與第 9-14ab「明師事〔善友〕分別」是否屬於「八若詞」的問答決擇形式的議題有異論。對此，拙文有如下四點結論：

（一）*aṣṭākāra-kāpadeśa*，*aṣṭākāra-yāpadeśa* 的現代中
譯詞：八種疑問代詞議決法（八疑問詞論法）、八
種關係代詞議決法（八關係詞論法）

梵本 MSA 雖然有出現“*kāpadeśa*”（MSA 1. c. 1）與“*yāpadeśa*”（MSA 16. c. 52）的梵語用詞，但是唐朝貞觀 4 年至 6 年（630-632）間，波頗所譯的《大乘莊嚴經論》被省略，沒有中譯。646 年，玄奘所漢譯的《雜集論》〈4 論品〉以及 652 年所漢譯的《集論》卷 7 〈4 論議品〉才將“*aṣṭākāra-kāpadeśa*”與“*aṣṭākāra-yāpadeśa*”漢譯為「八何詞」與「八若詞」，並且完整漢譯其相關的解釋與用例。

對於梵語 *aṣṭākāra-kāpadeśa*，玄奘採用「八何詞」之漢譯，現代日本學術界（龍谷 2009, p. 85）之日譯為「誰が云々の注解（*kāpadeśa; ci zhes bstan pa*）」（誰云云之注解）。若是考量現代中譯詞，拙文建議用「八種疑問代詞議決法」或簡稱「八疑問詞論法」。因為，“*kāpadeśa*”複合語的前詞“*ka*”表示梵語之疑問代詞的語幹之名詞七種格位變化，以及第八種“*kati*”（how

many) 各表示梵語之疑問數詞。

對於梵語 *astākāra-yāpadeśa*，玄奘採用「八若詞」之漢譯，現代日本學術界（龍谷 2013，p. 280）日譯為「何が云々という〔八格による〕注解（yāpadeśa）」（所謂云云〔以八格〕注解），拙文建議用「八種關係代詞議決法」或簡稱「八關係詞論法」。因為，“yāpadeśa”複合語的前詞“ya”表示梵語之關係代名詞的語幹之名詞七種格位變化，以及第八種“yāvad”（as much）各表示梵語之數量關係代詞。

此外，所謂「議決法」是參考如上所述《集論》卷 7〈4 論議品〉：「何等等論（samprāśna）決擇？謂：依八何、八若之詞，問答決擇一切真偽」，拙文將「問答」簡稱為「論議」之「議」，「決擇」簡稱為「決」，因此建議翻譯為「議決法」。

漢語語法中雖然沒有關係代名詞，玄奘則以「若」，例如：若能（yah）〔無所得〕、若所（yad）、若用（yena）、若為（yasmai）、若由（yataḥ）、⑥若彼之（yasya）、若於（yatرا）、若爾所（yāvad vividhah）來翻譯梵語的關係代名詞 yad，這是否可以沿用於現代中譯詞？或是否有更適當的現代中譯詞可以取代？有待繼續研究。

(二) 「八關係詞論法」之疑問代詞或關係代詞七格之「形式順序」可以不定，實質的七格之「意義順序」確定即可。

根據 MSA 第 16 品「波羅蜜」之第 52 悍的所述或【表四】，布施波羅蜜（MSA16.c. 52）內容的梵語格位不僅沒有按照梵語之七個格位的順序對應，而且也沒有具備梵語之七個格

位。只有在散文解釋的最後一段，有按照梵語之七個格位的順序：(1) 若能 (yaś ①主格) ……) 若於 (yatra , ⑦處格) 以及 (8) 盡所有種類 (yāvad-prakāra) 的對應)，因此 MSA 或《世親釋》認為這是屬於「八若詞」 (yāpadeśa , 八關係詞論法)。

因此，筆者認為：所謂「八關係詞論法」 (yāpadeśa) 之間答決擇形式的判準，其關係代詞七格之「形式順序」可以不定，實質的七格之「意義順序」確定即可。例如：MSA 第 17 品 1-5 儲「明供養分別」、第 9-14ab「明師事分別」，有提出 (1) 依主 (āśraya , ①主格) 、(2) 事物 (vastu , ②受格) 、(3) 動機 (nimitta , ③具格) 、(4) 迴向 (parināmana , ④與格) 、(5) 原因 (hetu , ⑤從格) 、(6) 智 (jñāna , ⑥屬格) 、(7) 土 (kṣetra , ⑦處格) 、(8) 依處 (niśraya , ⑧數量詞) 等「八〔要〕義、八種觀點」，因為此八種觀點可以對應梵語名詞之七個格位以及數量關係代詞，所以可以有「八關係詞論法」 (yāpadeśa) 之間答決擇形式的功能。但是「八疑問代詞論法」是否可以比照此「意義順序」的判準，目前還沒有實例可以參考。

八義的第七組表達 (7) 土 (kṣetra , ⑦處格) 內容：為成熟無量眾生故、為成熟無量眾生故、五類〔眾生〕都是與「眾生」有關。此外，MSA 第 1 品「緣起」第 1 儲之「八何詞」議決法之「於受苦眾生 (⑦處格) 」、「於到彼之眾生 (⑦處格) 」也是與「眾生」有關，或許我們可以說：MSA 所表達大乘佛法，將「眾生」視為值得耕耘的「土」 (kṣetra) ，是行菩薩道行為的處所 (⑦處格) 。

(三) 「八疑問詞論法」、「八關係詞論法」之「種類議決法」與源自《阿含》、《尼柯耶》之五蘊的十一種觀察法與定義有關。

ASBh 與 MSA 之十一種「種類議決法」或五組論門源自《阿含》、《尼柯耶》乃至延續到大乘經論以及阿毘達摩論典之五蘊的十一種觀察法與定義有關。

但是，此五大類（十一種）論門，在瑜伽行派的 ASBh《雜集論》〈4 論品〉之「無所得」的般若波羅蜜多議題，運用於八何詞」、八若詞的議決法之第八「種類議決法」；在瑜伽行派的 MSA 之「供養諸佛」、「師事善友」等議題，則運用於八何詞（kāpadeśa）」、八若詞（yāpadeśa）的議決法之外，作為別的（apara）「種類議決法」（prakāra-bheda）。

(四) 「文法七格 =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 的前七義」與「如所有性」（yathāvad-bhāvikatā）關係，有待商榷。

長尾 (2007) 與龍谷 (2009) 主張：「如所有性」、「盡所有性」與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有如下的對應關係：

如所有性（yathāvad-bhāvikatā）：文法七格 =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 的前七義盡所有性（yāvad-bhāvikatā）：五種 =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 的第八義「種類議決法」

但是，從《瑜伽師地論》卷 26 對「盡所有性」的定義「色蘊外、更無餘色；受想行識蘊外、更無有餘受想行識；一切有為事、皆五法所攝……」與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 的第八義「種類議決法」是有關係，這或許可以從結論（三）「八疑問詞論

法」、「八關係詞論法」之「種類議決法」與源自《阿含》、《尼柯耶》之五蘊的十一種觀察法與定義有關的論述來佐證。

但是「如所有性」的定義是「若所緣、是真實性（bhūtatā）；是真如性（tathatā）；由四道理、具道理性。謂觀待道理、作用道理、證成道理、法爾道理」，如何與長尾（2007）與龍谷（2009）所主張的「文法七格 = kāpadeśa 或 yāpadeśa 的前七義」產生關係？有待商榷。

引用書目

一、藏經資料

《大正新脩大藏經》與《卍新纂續藏經》的資料引用是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簡稱 CBETA）的電子佛典系列光碟（2014）。引用《大正新脩大藏經》出處是依冊數、經號、頁數、欄數、行數之順序紀錄，例如：（T30, no. 1579, p. 517, b6~17）。

「《瑜伽師地論》數位資料庫」（Yogācārabhūmi Database:
<http://ybh.ddbc.edu.tw>）

A : 《瑜伽師地論義演》趙城金藏（Jin Edition of the Canon 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2008。

AS: Abhidharma-Samuccaya (Asanga,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Pradhan, Pralhad. (1950). *Abhidharma Samuccaya of Asanga*. Santiniketan: Visva-Bharati.

ASBh: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 Tatia, Nathmal (1976):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Tibetan Sanskrit Works Serious 17, Patna: K. P.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Lévi (1907): Lévi, Sylvain. (1907). *Mahāyānasūtrālambikāra :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selon le système yogacara*. Paris: Champion.

T1: Tibetan translations of the MSA and its Tīkā

T2: Tibetan translation of the Vṛtti

Tīkā: Asvabhāva (無性) 's subcommentary: Theg pa

chen po'i mdo sde'i rgyan gyi rgya cher bshad pa
(Mahāyānasūtrālāmkāra-tīkā, 《大乘經莊嚴廣疏》, abbr.
MSA), De. No. 4029; Pek.No. 5530.

Vṛtti: Sthiramati (安慧) 's subcommentary: mDo sde rgyan gyi
'grel bshad (Sūtrālāmkāravṛttibhāṣya, 《經莊嚴注疏》, abbr.
SAVBh), De. No. 4034; Pek.No. 5531.

Ybh or YBh(Bh) = The yogacarabhūmi of Acarya Asaṅga Part 1.
ed. V. Bhattacharya Univ. of Calcutta 1957.

二、工具書與梵語文法書

MG: Macdonell, A. (1927). *A Sanskrit grammar for students*.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Vy= Mahāvyutpatti. ed. R. Sakaki, rpr. 1962.

MW: Monier-Williams, Monier. 1899.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Edited by E. Leumann, and C. Cappell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三、論文資料

長尾雅人

2007 「大乘莊嚴經論」和訳と註解：長尾雅人研究ノート
(1), 長尾文庫。

2009 「大乘莊嚴經論」和訳と註解：長尾雅人研究ノート
(3), 長尾文庫。

能仁正顯（編）

2009 《「大乘莊嚴經論」第 I 章の和訳と注解：大乗の確立》。龍谷叢書。京都市：自照社出版。

2013 《大乘莊嚴經論》第 XVII 章の和訳と注解：供養・

師事・無量とくに悲無量》，京都：自照社出版。
武内紹晃

- 1995 [et al.] 《梵文大乘莊嚴經論写本》，京都：法藏館
(Hōzōkan)。

釋惠敏

- 1994 《声聞地における所縁の研究》，東京：山喜房。
2012 〈梵本《大乘莊嚴經論》之研究百年簡史與未來展望〉，《正觀雜誌》62期，頁5-97。

Thurman

- 2004 Robert A. F. and the AIBS Team, trans.: *The Universal Vehicle Discourse Literature (Mahayanasutralamkara)*. 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Columbia University's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and Tibet House US.

A Study on the Instruction by Interrogative Pronuns (kāpadeśa) and by Relative Pronouns (yāpadeśa) in the Sanskrit Text *Mahāyānasūtrālāmkāra*

Huimin Bhikshu *

Abstract

The Sanskrit Text *Mahāyāna-Sūtrālāmkāra* (abbr. MSA; Chinese translation in Tang dynasty *Dasheng zhuangyanjing lun*) is a literature that promotes the Buddhist Mind-Only and Bodhisattva Pathphilosophy. In the Text, Chapter 17 Pūjāsevāpramāṇa (Worship, Service, and Immeasurables) contains the usage of instructions conducted by “interrogative pronuns (kāpadeśa)” and “relative pronouns (yāpadeśa)”,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research, and is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annotative style used by treatise masters of the Yogācāra system, especially Asaṅga. We also find the usage of this annotation style in Chapter 1 “Prologue” verse 1, Chapter 16 “Pāramitā (Perfection)” verses 52-56in the *MSA*, and in Chapter 4 “Sāṃkathya (Discussion)” in Xuanzang’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Mahāyānābhidharma-samuccaya* and *vyākhyā*.

However, scholars of Japan’s academia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on Chapter 17 verses 1-5 “Explanation of Worshiping Buddhas” and verses 9-14ab “Explanation of Serving Good Friends and Teachers”, concerning whether these passages were written in the sentence pattern of “relative pronouns (yāpadeśa)”.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is subject to discuss the issues relative to Sanskrit philology and Buddhism, and suggest the following opinions: (1) Create modern terms for Sanskrit “kāpadeśa” and ”yāpadeśa” in Chinese as “eight-interrogative-pronoun resolution” (or “eight-interrogative argumentation” in short) and “eight relative-pronoun resolution” (or “eight-relative argumentation” in short); (2) define the seven cases of the interrogative pronoun or relative pronoun in their “sequence of meaning”, in spite of their “sequence of form”; (3) among them, the eighth “resolution by kinds” is relative to the eleven kinds of investigation on the Five Aggregates, as originated from the Āgamas and Nikayas. (4) The academic assert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rammatical seven cases or the seven meanings of kāpadeś or yāpadeśa” and “thusness of things (yathāvad-bhāvikatā)” should be open for further discussion.

Keywords: *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 Mahāyānābhidharma-samuccaya & vyākhyā*, the Instruction by Interrogative Pronouns (kāpadeśa), the Instruction by Relative Pronouns (yāpadeśa).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